風雨集

五月號

（第一九九期）

目錄

文藝沙龍

英國藝術的危機……車甫（四）
加强東西馬文藝界連繫……黃崖（六）
文藝作者的崇高地位……林丹（七）

論文

論趙姨娘……依藤（八）
印度化時期的馬來文學（下）……疑雲（四九）

小說

落葉湖……韻成（十二）
紅紗籠……曹嵐（二一）
報復……塘蓼（三三）
烽火漫天……丁丁（三七）

散文

音樂欣賞……南子（十九）
釋……張椏（二十）
片斷……江振軒（四七）
我家門前的曇花……陳奕（五三）

詩

給C……老高（十八）

蕉風月刊

第一九九期
一九六九年五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May. 1969.
KDN 4285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四五三五——七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
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編者的話

由於科學昌明，交通發達，地球縮小了，遠在地球那邊的變動，可能對另一邊發生重大的影响，我們再也不能關着門在談問題了，我們要極目四視，環顧四面八方，注意遠遠近近出現的新問題，這是我們選刊「英國藝術的危機」的原因。

文藝作者在社會上深受歧視，其實，文藝作者應有其崇高之地位，林丹先生的「文藝作者的崇高地位」雖爲一短文，然深具卓見。

•

韻成先生目前留學美國（可能已在執教了），他從舊金山寄回短篇「落葉湖」，表示他對本刊的愛護和支持，這個短篇實在是一篇佳作，無論是形式或內容，均十分完美，值得我們好好的欣賞。

•

溫梓川先生寫的本邦文壇憶舊，不僅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也給目前的文藝作者許多鼓勵。溫先生近日正在整理「郁達夫傳」，據說在整理過程中又發現了不少郁達夫先生在南洋的新資料，編者經徵求他爲本刊撰寫有關專文。

•

黃潤岳先生的「敬悼孔翔泰先生」一文，因稿擠，下期方可發表，敬請作者、讀者見諒。

悼白鶴師……賴敬文（三二）
給梯下的人……弘康子（三六）
午寐……濟雲（五四）
傳記文學
不像詩人的詩人……溫梓川（三十）
封面
女神……木刻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书献南院
献书者：友联
日期：28/8/2000

文藝作者的崇高地位

●林丹

最近，在報紙副刊上看到一篇短文，作者在文中大發牢騷，他說他花了十年時間從事文藝創作，至今一事無成，既未得有權勢，亦未發財。他說他若花同樣的時間和精神去經商，至少也有十萬財富，若去從事政治，至少也可以做一個州議員。言下之意，大有悔不當初之慨。

若是爲了權勢和發財而去從事文藝創作，這位作者確是走錯了路，應該大大的後悔。從事文藝創作是非功利主義的；固然有人會因寫作而成名，甚至成爲富翁，但在他們寫作之初，決沒有抱爲名爲利的目的。

要想發財，如那位作者所說的應該去經商，要想得權勢，從事政治活動是一條捷徑。可是，若要靠寫作去發財或得權勢，那簡直是痴人說夢。

許多從事文藝創作的人都有這種瞭解。所以，他們甘與貧窮爲伍，勇於忍受寂寞。

在馬來西亞，稿酬是十分菲薄的，出版單行本連版稅也收不到，文藝作者如何藉寫作以發財呢？這是個重商業的社會，一般人的價值標準是：金錢。文藝作者既無金錢，其價值自然不高，社會地位也就忝居末席了。無錢，又無社會地位，文藝作者焉能有權有勢。所以，在馬來西亞，從事文藝創作，只能在業餘客串客串，決不能當作正業，否則，不是餓死，也會氣死。

文藝作者既不爲權，也不爲利，他的地位顯得超然了，社會人士應該對他們另眼相看才是。目前，有許多犧牲自己爲他人謀福利的社會工作者，他們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這些仁人君子是否眞的犧牲自己，只有上帝知道！）在我看來，馬來西亞的文藝作者至少應該和他們居同等地位，我們試看今日文藝作者的所作所爲，豈不都是「犧牲自己，造福他人」？

從上面的論點看來，文藝作者無須感到自卑，我們不必盡是愁眉苦臉的逢人訴苦，埋怨自己貧窮和沒有權勢，事實上，我們更應該抱坦然的態度，視金錢和權勢若糞土，寫作既不能致富又不能得到權勢，我們就不妨把這些東西看得開一點，完全以社會工作者的身份自居，我們對社會無所求，我們的地位也就崇高了。如果我們仍斤斤計較金錢和權勢，如何能夠超然呢？豈不隨俗浮沉，被人以金錢作標準來估價，社會地位忝居末席了？有些文藝作者若看不開金錢和權勢，又想要有崇高的地位，那是「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兼得，他們必須在其中作一個選擇！

英國藝術的危機

Quentin Bell 作
車甫 譯

假如「危機」是一個使我們兼而想到優劣二大可能性的轉捩點的話，那麼，藝術的情況就眞的值得商榷了。自茲岳圖（註一）時代以還，藝術一直在演變着；近數百年來更恆在革命中。我們今日所面對的最大危機，乃來自這個事實：革命的情勢似乎將告完蛋，不然的話，也終會變質。由此又導致一個小危機，就是，當各院校最後發現一定要自我調整才適能應新的情勢，尤其當一個革新的、與價值重估的世紀受到高等教育行政的左右時，這個小危機的發生，是可以指望的。本人在本文中，只能略談一下革命勝利所引致的大危機。假如我們把我國「高級」(advanced)繪畫的現有情況與五十年前相比，便可明白個中究竟了。在一九一四年，當一個後期印象派畫家給人家不分皂白地冠以「立體派畫家」（Cubist）、「未來派畫家」（Futurist）、或「現代派畫家」（Modernist）時，他即被當作一名笨蛋或騙子看待。因爲群衆了解和欣賞的畫家和雕刻家，往往是大力反對激烈革新的。金錢、影響力，與保障等都給他們獨佔了。

今時今日，這個情勢可說剛好相反。社團如藝術協會（Arts Council）、英國議會及廣播公司（British Council and Broadcasting House）、大企業（Big Business）、新聞界、教會、電影院、廣告等等，全給這些所謂非因循教者的藝術（Noncoformistart）所獨佔了。還有一些華德街（Wardour Street）的傳統份子的畫家，只孜孜於最瑣碎的迫眞。給帝王官長，或是有財無教的人畫像，往往可以有很可觀的收入；但此等畫家一般聲名較小，從美國的標準衡稱之下，他們不過是小玩藝執業人（small-time practitioners）而已。在東京，開甫頓（Cape Town）、德里（Delhi）、匹茲堡（Pittsburgh）或是羅德爾（Rochdale），你和人們相談之下，必可發覺他們都聽過畢加索，但皇家學院院長的名字，恐怕他們聞之未聞呢。

現在不單只那些「輝煌的革命老將」（'Grand Old Revolutionary'）有錢可賺，新秀們也能在學業未完成的時候便財名兼收。今日的群衆——雖然不是全部，但至少是人數極多、影響力極大的一部份——什麼也能接受。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雖然往往大感惶惑，但他們已較前更能忍耐，比五十年前更謙恭了！而再也沒有一種險怪的圖畫足以挑發，或甚至震驚批評家了。總而言之，他們已飽受教訓。他們擡板太多，現在已怕得要死，再也不敢呸那頭母鵝一聲，深怕牠竟是一頭天鵝呢。而群衆竟也向批評家們學

習了，要一位講師陳說、讚美抽象派或「普普」藝術家的作品並不困難；但如果他指出一幅彭中士（註二）（Burne Jones）或是枚瑞魯（註三）（Murillo）的作品中構圖的眞義時，他準會遭受群象的攻忤。現代的繪畫藝術多少與「高等裁縫」（haute couture）相仿：只要藝術家的作品有新鮮感，有廣泛的可接受性，他們便不用畏首畏尾了。

這個趣味上的革命已成爲藝術上的曇花，一現之間使革命者飽受實惠。倫敦畫店林立，名畫拍賣迭創紀錄，公開的畫展更是門庭如市；其中尤以出版商受益最多，他們見及市場需求甚殷，乃大量印製插有複製繪畫、塑雕、與建築圖的五光十色的書刊。「飢不擇食」，在縱觀「藝術巨書」之餘，我們一定會想到：此等書銷路不大好，但從內文與插畫觀之，我們知道這些書的讀者對象並非是眉精眼企的。

這些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予群象以「罐頭藝術」（canned art）的興味；我們用一些騙人騙神的語言作爲思想的表達，更常見的是那些口齒不清、力有未逮的解說。我們也許是活在一個自以爲革新，而其實是大反動的年代，革命已自刃其子，人們把時興當作進步，機巧當作天才，但我們這一代的許多特質，是與藝術最偉大的時期息息相關的；我們的判斷雖或有錯誤的地方，但我們不能不認清現存的那種强烈而又廣泛的趣味。我們可能罪孽盈身，但這份視若無睹是情有可原的。

這一代美學的迅速覺醒是普遍性的，藝術學院也畢竟不能例外；只要革命能夠持續下去，是終於可以影響到教育制度的。文藝復興過後的一百七十年才產生了藝術學院；與學院練習迥異的藝術教學法的試驗，使「現代」藝術整整遲了四十年才到英國。在教學法中，只有在繪畫上的發現，才仍舊有干預和教人沮喪的力量。

（註一）：茲岳圖（1266—1336），意大利佛羅稜斯畫派大將。打破二度空間構圖及橫寫景物外象之傳統，而以靈視之眞實入畫。其畫中景物不止有形有色，更有重有量。十九世紀印象畫派之精神可溯源至此

（註二）：彭中士（1833—98），英畫家，其畫深受羅賽蒂畫風影響。有夢幻與逃世色彩，爲前拉飛爾派畫家，然其後期畫風已變。

（註三）：枚瑞魯（1618—82）西班牙畫家，以善繪村童著名，宗教畫亦佳。

原著人簡介：鍾昆庭（Quentin Bell），一九一〇年生，曾在巴黎、羅馬等地爲畫師。現任英皇學院（King's College）藝術教育課程學系系主任，兼任李茲大學（Leeds）藝術系教授。

加強東西馬文藝界聯繫

——在山打根青年文藝協會的談話

●黃崖●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山打根，也是我第一次拜訪貴會。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聽過山打根的名字，在我的想像中，山打根是一個很大的都市，可是，前天我來到了這裡，發覺眞實的山打根和我想像中的山打根，並不完全相同。

我是在離開吉隆坡動身來東馬旅行的時候，才第一次聽到山打根青年文藝協會的名字，在我的想像中，這是一個很小的文藝團體，但是，當我到了亞庇，聽說山打根青年文藝協會有四百多個會員，令我很感意外。

山打根是大是小，我沒有多大的興趣。山打根青年文藝協會的組織龐大，使我非常的感動。

今天，文藝活動在馬來西亞正趨向低潮，山打根青年文藝協會在這低潮之中激起了高潮，這件事，太令人興奮了。山打根應該因爲你們感到驕傲，馬來西亞也應該因爲你們感到驕傲。

今天，我站在這裡，看到了你們的臉孔，聽到了你們的聲音，我一定要把所見到的、聽到的，傳達給西馬的文藝界。讓他們知道，在海洋的這一邊，有一支强大的文藝生力軍，使他們更有信心的去推行文藝運動。當然，我也願意借今天晚上這個機會，向各位報導西馬文藝界的情形，使你們對西馬文藝活動有所瞭解。

在過去，海洋把東馬西馬的文藝界分隔開來，今後，我們要在海洋上搭起一座長橋，把東馬和西馬的文藝界聯在一起。東馬、西馬是一個國家，文藝界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在文壇面臨重重危機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加緊聯繫，再進一步共同合作爲繁榮文壇而努力。只要我們的生命還在跳動，馬來西亞的文壇就有希望。

文藝沙龍 歡迎投稿
㈠字數以一千字及二千字爲最適宜。
㈡最好能針對文藝界的現狀，提出問題討論。
㈢請勿作人身攻擊。

論趙姨娘

■依藤

一個身爲賈府四千金之一底母親的趙姨娘，論地位，應該高人一等：然賈府傳統，妾不如婢，趙姨娘不幸而做了妾，因此雖然她有了一個女兒探春，在賈府中，竟始終翻不過身來，反成了衆人眼中釘，到處遭受歧視。

所以一進賈府，你做主子也好，做奴才也好，都不成問題。做主子的仗勢凌人，生殺之權在我手中，誰也不敢奈何我。做奴才的如運氣好，拍通一兩個主子，亦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好像鴛鴦之於賈母，襲人之於寶玉。只有做了姨娘，那才倒盡了十八代祖宗的霉，縱然你有十分才華，也休想有你說話的餘地。因此在賈府裡做妾，其生活天地也與別人不同。「母以子貴」的想法，在賈府中是絕對行不通的。

趙姨娘既沒有十分才華，又是正人君子所不齒的所謂俗物，或者再加上她本身具備的小心眼和狹窄性格，那裡能夠期望她會在紅樓夢裡出人頭地？——而偏偏她又不肯安份守己，於是乎亂子便接一連二地發生了。

要批評趙姨娘不是一樁易事。她是姨娘，來頭不大。她本身缺少教育，又無遠大眼光，如果她想做壞事，做法一定非常愚蠢。紅樓夢第二十五回寫「魘魔法姊弟逢五鬼」，便是趙姨娘非常愚蠢做法中的一種。只有一個毫無識見的女人才會出此下策，才會被人說一句，便死心塌地跟着他去。然而這一回裡，却也有些資料可以說趙姨娘的——

……那馬道婆……一時來至趙姨娘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了茶來與他吃，馬道婆因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紬緞彎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沒了鞋面子了。趙奶奶你有零碎緞子，不拘什麼顏色的，弄一雙鞋面給我。」趙姨娘聽說，便嘆口氣說道：「你瞧瞧那裡頭還有那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不能到我手裡來。有的沒的都在這裡，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眞挑了兩塊了供了。」趙姨娘嘆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

袖將起來。趙姨娘問道：「前日我送了五百錢去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

可注意的是趙姨娘兩聲「嘆口氣」。第一聲「嘆口氣」嘆她「沒有一塊是成樣的，成樣的東西，也不能到我手來。」第二聲「嘆口氣」是嘆「心有餘力量不足。」我確信她說的都是實話。一個做姨娘的人，就是月例錢吧，也不會分到多少，甚至還比不上一些丫頭們。窮本來並非罪過，然像趙姨娘之爲人，恐怕決不知道「君子固窮」的道理。她一方面因窮而引起自卑感，一方面對於那些假公濟私之輩又覺得眼紅，例如她批評鳳姐：

「……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出兩個指道兒來。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嚇得忙搖手兒，走到門前，掀簾子向窗外看看無人，方進來向馬道婆悄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

這眞所謂旁觀者清，趙姨娘誠然淺薄無知，但她觀察鳳姐也不能不說另具隻眼。她當然不是因爲愛榮國府，或愛她的丈夫賈政，這是由於她一向得不到合理的待遇，想借一個發洩機會，所以她的眼光只在有隙縫處鑽；而鳳姐恰恰就成了她的對象。此外，鳳姐幾乎可以說是榮府之主，有權有勢，差一點的人無不畏之如虎，趙姨娘豈不知鳳姐的厲害？以她身份和地位，絕無撼鳳姐的希望。只要看一看馬道婆才一提起「璉二奶奶」的名，她便嚇得「忙搖手兒」，可見鳳姐平日作威作福到何程度。

但是怎樣呢？既然恨她，又鬥不過她，像趙姨娘的頭腦，自然很容易走入歪路去。於是一經馬道婆的指引，便誤信用馬道婆的辦法，可以制服鳳姐——加上一個寶玉——的死命。

……馬道娘……又向褲腰裡掏了半晌，掏出十個紙鉸青面白髮的鬼來，並兩個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悄的教他道：「把他兩個的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一並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裡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

幼稚的人是最容易和幼稚的人混在一起的。我們固然覺得馬道婆可恨可惡，却也覺得趙姨娘之可憐可嘆。曹雪芹寫這一章，絕非在提倡迷信；他祇是就事論事，社會上有這種事，他又何必隱藏起來？寫一個馬道婆，等於爲許多馬道婆，而寫一個趙姨娘，也就等於寫許多趙姨娘。沒有識見的人在走頭無路的時候，每每喜歡幹這一套把戲，即使到了現在，還有許多人深信不疑。——至於馬道婆的法兒究竟靈不靈，那倒是無關緊要的。

大體言之，像趙姨娘這種人，如有良好的教育，及適當的指導，似乎不至於做壞人。可惜這兩種條件她一種也沒有。她想陷害鳳姐的目的與陷害寶玉一樣，害鳳姐是制止賈府財富外流，害寶玉是希望獨吞賈府財富。她對馬道婆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麼不得？」環兒就是趙姨娘的獨生子，賈政有兩子，寶玉嫡出，環兒庶出，一嫡一庶，地位，身份相差太遠。環兒又不像他的姐姐探春，人特猥瑣，在賈府下一輩中不受尊敬，但如果沒有寶玉，而

鳳姐不再把持賈府經濟的話，環兒名正言順，確有獨吞賈府財產的可能。趙姨娘頭腦簡單，同時也因利令智昏，竟想藉馬道婆來擺佈鳳姐寶玉：當然會失敗。不敗，那裡還會有紅樓夢八十回書？

不過使趙姨娘困惱的尚不僅鳳姐寶玉的問題，她自己親生的女兒探春，對這位生母竟視同陌路人，一點不買賬。探春在紅樓夢裡，除了柳湘蓮，最是一個冷面冷心的人。她可能因自己不是嫡出而認爲終身恨事，而趙姨娘在若干地方，又表現得太窮形極相，更加深她對趙姨娘的憎恨。探春是一個只想往高處攀的女子，爲了庶出，使她的野心受到挫折，在她心之深處，什麼「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的話，完全忘得一乾二淨。封建社會的道德就奇妙在這兒，一面竭力鼓勵人講孝道，一面却爲了庶出，而歧視自己的生母。就常理論，無論趙姨娘怎樣悖情，總是她的母親，在衆人面前批評自己的母親，已覺不可，何況還進一步剝削趙姨娘呢？這就怪不得趙姨娘光火十丈了。

底下一段妙文，足供讀者欣賞：

吳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才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是不懂。誰踹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講到說話口氣，已不像是母女對話。但好戲還在後頭呢，請再看下列一段：

……趙姨娘沒話對答，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該越發拉拉扯扯我們，你只顧對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呢？……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着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氣的臉白氣噎，越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因問道：「誰是我舅舅？早陞了九省的檢點了！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昔按禮尊敬，怎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說，每日環兒出去，爲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爲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欵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

母女們針鋒相對，誰是誰非，從字裡行間，多少可以窺其一二。曹雪芹究竟同情趙姨娘呢，或是在挖苦她？這是需要下一番心思去探索的。但由趙姨娘的申訴中，使我想起莎士比亞的名劇「威尼斯商人」中猶太人歇

洛克的控訴來。在那段控訴中，歇洛克當安東尼面前把他的憤怒盡情發洩，說猶太人在「正人君子」眼中連一條狗，一隻猪都不如。所以表面看來，莎翁的名作雖在諷刺猶太人，然骨子裡對猶太人的處境亦不勝寄以同情。現在再看看趙姨娘，「都是你們尖酸刻薄！」這話乃對她的親生女兒探春說的，也可以說明她心裡對這個親生女兒存着什麼念頭。論情論理，趙國基是趙姨娘兄弟，無論如何，名義上總是探春的舅舅，舅舅死了，探春當家，即不照舊例，多賞賜些也不會有人批評。但探春一口咬定趙國基不是她的舅舅，「誰是我舅舅？我舅舅早陞了九省的檢點了。」陞九省檢點的是王夫人的哥哥，因此探春承認是她的舅舅，那趙國基只配作跟班，「每日還兒出去，爲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當然，做跟班的趙國基怎麼能够和陞了九省檢點的王子騰比較？趙姨娘寫她「只揀高枝兒飛去了」，眞是一針見血，把她的心肝五臟都戳穿了，怪不得她除了嗚嗚咽咽啼哭之外，沒甚話說了。

然賈雪芹於同情趙姨娘之餘，似乎也並不想進一步多說幾句好話。因爲趙姨娘與探春之爭是一會事，她與賈府年輕一輩的糾紛又是一會事。她到底吃了沒有教育和缺少修養的虧，不能洞燭賈府老一輩和新一輩間的衝突；又由於她本身的性格所限，她只能限在臭味相投之輩的後面搖旗吶喊，有時候借一兩個弱者出出氣，如她摑打芳官耳刮子，究竟對她沒有什麼益處，倒惹得探春說她「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連女兒都編派她不是，你想叫趙姨娘還能做什麼呢？然而像賈府的環境，如果趙姨娘有自知之明，學學另一個周姨娘的作風，倒也可以混過去了，但她偏偏不肯屈服，却又沒有勝人之才，宜其到處碰壁，始終佔不到一點便宜。

不過，賈府中假使缺少了趙姨娘這種人，一定減少許多熱鬧，情趣也顯得淡薄了。寫趙姨娘，正所以寫賈府之荒唐。相信紅樓夢的讀者同情趙姨娘者必不多，然而曹雪芹的用心，難道不是在故意描繪封建社會妾侍制度的醜惡嗎？一個做小老婆的女子，尤其是做賈府小老婆女子，眞可說是一生幸福，付之東流。所以鴛鴦之拒絕做賈赦的小老婆，豈非有鑒於趙姨娘的覆轍嗎？那麼，以趙姨娘生平表現，雖不必盡令人滿意，而對她的不幸遭遇，或者還直得我們深思吧。

請訂閱本刊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落葉湖

■韻成■

睜自無夢，撲了一眼璀燦的秋：黃的秋、紅的秋和金的秋。——秋在蕭蕭，秋在飄飄，秋落了一地。……在秋秋之間，天藍似海。在秋秋之下，泥土是何等芬芳，何等溫暖！……鳥鳴升起，旋跌落在秋的深深。——秋覆蓋他，秋枕墊他：秋無處不在。

浸透了秋的微香，才一挪動，停凝的秋息恍惚便給掀盪出泛漾的漣漪。翻身，那面是湖：湖在草草間，湖在秋秋間，湖藍也似海。躺看湖，湖總更神奇，更廣濶。爲甚麼這樣看世界，世界總較嫵媚？巍巍站起，湖遂近了，天遂近了，秋也遂近了。幾片秋落自他衣衫，如水點落進池水瞬即融滅在大塊的秋裏。

湖上藍波斂灩，顫着積雪的遠山，顫着雲。湖夢，夢秋的飄搖。……風蹈萬千的秋，蔌蔌而來，多色的葉瓣飛舞，有幾瓣落在湖上，舉帆向湖心馳去。……來湖濱的濕泥上蹲下，數尾小魚悄悄游遠了。水裏的是張孩子的臉，還略帶惺忪。掬水洗臉，水涼冽徹骨——他終於醒來了。

孩子用衣袖抹了臉，這才看見對岸公路上一部奔馳的小紅跑車。歸途上穿過秋林，厚密的落葉在他脚下瑟瑟。——怕祖母又要怨他懶了，但他實在不願意

回家背生字，去和三角幾何的函數捉迷藏。十五歲了，他該做些更有意義的事。哪，就在山外，有個光燦奪目的世界，像書裏說的，充滿了奇怪的事物，奇怪的人。大哥去了，三姊也去了。他們回來時不經心的半言隻字，都叫他迷眩。……穿過了秋林，攀一段斜坡，便到了公路上。遠方有摩托聲，隨着拐彎處那小紅跑車出現了：搖風玻璃迎着陽光，一閃又一閃。

開這樣一部跑車，鑽行三個鐘頭便可以抵達山外的城。他還記得那城哩，小時候他可不是從那裡來的嗎？——許多玻璃櫥窗裏，漂亮而栩栩的木娃娃們總誇耀着繽紛的衣裳；空氣裏飄着煎薯片的焦香；看哪，賣花人在早晨踏着市聲呼喚着來了；逢上了節日，滿街遍巷揚舞着國旗和七色的氣球，人喧嚷着，歌聲常穿透他的夢；父親在夜宴後，酒氣醺醺到床前吻裝睡的他，把兩顆糖悄悄放在他的枕側……虛虛盪盪的那些日子啊，像發生在另一個星球上。——那便是城了：那美麗的城，那神異的城！……

城的春愛炫耀這樣的小紅跑車，它像一輪紅日。玻璃閃熠又閃熠，玻璃後的墨鏡後，該是怎樣的眸子？她一手把着方向盤，另一手白軟軟地垂在車側。城有衆多像她的生物；一種生活在半仙半凡裏的姣好。喇叭響拖起輕塵，紫絲巾飄捲在氣流裏，倏地這簇紅鑽過去了……城是那麼迢遠，那麼如謎。在永遠騷動的城裏，即使在靜闃的深夜，也沸揚着隱隱的虛籟，告訴你城只會小憩，不會死睡的。城的秋有千百萬絢爛的氣球；穿紅戴綠的女孩徜徉，逍遙一若湖邊的羣鴨。你若醒在城心，你便知道這一天必定與另一天不同，不會是另一天的重演：你不再記生字，不再和歐基里德嘔氣，你只是一個脫了線的氣球，向湛藍的天，皚白的雲升去，爲了自己的飄盪和不可捉摸，感到無可遏止的暈眩。

轉上了回家的便道，白門前停着那部跑車，車側兩個鄰居的小孩讚歎地撫摸着車殼。進了大門，廳中揚着一串低抑的笑聲，把凝固的涤掀盪成一束抖動的快樂。紫絲巾的女孩帶了滿城的春色來了！

「大椿，是你嗎？」祖母蒼老的顫音響自屏風後。

「是，嬤嬤。」

「這野猴子！這老半天到那兒去了？還不快來見蕙姊姊哩！」

蕙姊姊坐在沙發上，嘴角勾出半個微笑：她是一片白，帶一些紫。

「怎麼，蕙姊姊也不認得了？」祖母說。

「嬤嬤，他恐怕記不起來了，」蕙姊姊笑着，廳間的涤又漾着快樂：「上回我見他時，他才這麼高，我也還在唸初一啊！」

「趕快去洗臉換衣服！是不是又在樹林裏睡覺來了？怎麼老不聽話，一定要鬧出病來才肯罷休嗎？」嬤嬤說：「你就會就陪蕙姊姊去玩玩罷，難得她老遠跑來看我們。」

兩人坐進了小紅跑車，馬達發動了後，她透過了墨鏡望着他說：「到那兒去呢？」

「去古堡好不好？」

「好！我開車，你帶路。」

車給人強烈的飛的感覺。

「這車子是你的嗎？」

「喜不喜歡？」

「唔。長大了我也買一部。」

她笑了，有點兒捉狹。他忽然覺得自己說的話傻得可笑，便把臉也整紅了。

樹在飛：綠的樹、黃的樹、紅的樹；紫絲巾在飛；他也在飛——多願我是一片浮雲！湖在遠方，在無邊的飛動裏，藍得像一汪清晨愉悅的眼睛。轉進山谷，湖隱去時，古堡兀地出現，幢幢地睡臥在頭頂：麻色的石石相疊，比時間還沈重，還蒼老。——生存能夠是好的，像這樣，就像這樣的飛着，啊啊，就像這樣的飛着……。

「這兒沒人住嗎？」她微喘着登攀破頹的石磴。

「沒有。」

「這古堡不曉得有多久了？」

「不知道。——人家還說這裡有鬼呢。」

她笑了：「你信鬼嗎？」

「我不知道。」

「改天我們晚上來，好不好？」

「好。」

「這些年不見，要是在街上遇見你，我眞會認不得你了。你小時候老愛哭，現在還哭嗎？」

「有時候。」

「是因爲嬷嬷罵嗎？」

「不。」

「那又爲甚麼呢？」

「我也不大清楚。有時候我想起了爸爸媽媽——」

「我還記得你父親。回想起來，我一直就沒有再碰到像他那樣有豐度的人。你長得倒有點像他，只少了些小鬍髭罷了。——你媽媽有沒有來看過你呢？」

「去年暑假來過一趟。她爲甚麼要來呢，她不來倒好。」

「別難過，恐怕她離婚倒有她的苦衷。嬷嬷能這麼疼你就好了。」

她的眼圈倒有點紅了。他看着她肅穆的側臉，竟出了神。她腆然一笑，岔開了話題。

「我唸五六年級的時候，常背了你去頑兒，你還記得嗎？」

他搖了搖頭。心裏却對自己說：怎麼不記得呢？那拖着辮子圓臉的蕙姊姊，那愛把他當活寶搓來揉去的蕙姊姊。——這身旁的她就是那個她嗎？怎麼在美好的臉上並沒有多少過去那小姑娘的痕跡呢？代而有的是莊嚴的凝靜：這歲月之流的沈澱，眞像悲傷呢。

「你還記得我母親嗎？」她說，攜着似有還無的輕喟：「那是多快樂的日子啊！」

古堡大都通了天，荆棘莽榛裏，閒草野菊在風中點擺。——這是大廳，那是梯……都是也曾生活過的，髣髴都要在死寂裏張嘴，訴說一些湮遠的往事。

她立在風裏；一片涼涼的白意。

「你常來這兒嗎？」她幽幽地問。

「不。」

「怕這兒眞有鬼哩！」

「我作過一個夢，夢見我死了。我於是想，像這樣的月色慘白的夜晚，古堡該有許多穿了中古服色的鬼在開舞會罷？我來了，但我並沒有看見鬼，我來遲了三四百年，看見的只是沒膝的荒草——」

「我們走罷，怪涼颼颼的。」

來到湖濱，他們踏了半個黃昏落葉。無言中只聽見風的行脚。秋在蕭蕭，秋在飄飄。斜陽裏的秋景愈金亮了，把他們溶解。她說話的時候，嫋弱的聲音織進了樹鳴的沙沙。她說她愛湖，愛村居的寧謐；她說城是個可怕的地方。……忽而他看進了她的明眸；深深深深，如兩口苔痕斑駁的古井。自井緣下降，陰涼中有許多滑膩的手攀附，傳給你陣陣悽愴的寒慄。——他猛如被電激盪，有一脈莫名的感動，自趾尖盾透到顱巔。

我還以爲她帶了滿城的春來呢！……他爲她的憂戚而悲哀。哎哎，無論你的笑多滌，你是騙不了我的。湖有多深，你便有多深；湖有多憂鬱，你便有多憂鬱……。

「這湖叫甚麼名子呢？」

「不知道。」

「沒有名字嗎？——沒有名字也好。」

我不知道，我眞眞不知道。你有沒有名字呢？爲甚麼你也沒有名字呢？——有些東西不會有名字的：你若愛這大地，你就不會稱她爲世界了；你若愛那神祇，你就不會叫她做維納斯了。

夜的風露涼透；夜，都是星星。蟲聲吱吱的庭園微濕，他摒息獨坐，守望着亮入午夜客房的燈光，看那影子偶爾浮過。靜中，他冷得時而發抖。燈熄了，把他留給衆星的閃爍，億萬個億萬光年外的寒光四面八方擁抱他：夜不如白晝，只因夜遠比白晝寂寞。

醒來已是大白天，她已經走了。

「蕙姊姊說謝謝你，」祖母說：「她說她會寫信給你。」

「……」

「這孩子命也苦，前年她唯一的叔叔得了癌症去了世。我們到底是遠親，這麼孤苦伶仃的一個人，外面的世界這般陰險炎涼，我眞爲她擔心。」

「她住在城裏嗎？」

「可不是嗎？你想想看，城裏的環境多複雜！她說她快要到歐洲去旅行呢！看看她的氣派，我實在替她擔心。——對了，她還送了你一本書呢，就擱在收音機上……。」

那是本插圖的希臘神話。——你若愛那神祇，你就不會叫她做維納斯了。

從巴黎她寄來了一張明信片；片上的噴泉很美，是不？別忘了改天去古堡參加月光晚會；用功唸書啊！……

第一次雪後，他夢見了七色的氣球。但他懷疑城是否眞如他的記憶和憧憬。因爲有一個秋天，她來過

，在那沒有名字的湖畔，她的明眸是一雙深深深的憂鬱的井。

常是些凋零了的葉，冰封在雪下蟄過了冬，化成了春泥，又幻成朶朶粉紅粉白的野花，和葉葉的綠。冬在僵化，忽地春又來了；春正熱鬧，忽又蟬鳴；蟬鳴瞬即變成了暗啞的寒蟲；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今日一如昨日，明日也將一如今日。只是歐基里德變成了解析幾何，且記憶又貯藏了許多增添的生字。湖在，山在，雲飄飄的來，又飄飄的去了。

秋，又飄搖了：飄搖成一山一湖酡色的醉。在秋裏，濃睡常不知醒。蕭蕭裏每見她凌萬頃秋風翩翩而來，裙裾飛揚：很現代，也很敦煌。你形述不出她臉上的線條，它們總在如許的迷離恍惚裏。她甚麼都不是，也沒有名字。在她的步踐下，無邊的落葉抖灑了一天的黃金雨。一雙深深深深的井眼，孕無比的柔情與悒鬱，溫暖復涼冽，灌注你又汲取你。她也沒有語言，在她的沈默裏，只聞排山的濤聲，融和在天末的純籟中。她的笑蕭蕭，她的嘆息也蕭蕭……。

張眼是一片顫戰的金黃。她在笑，笑得悽迷又醉人。她瘦了些，愈加風立了。

「是你嗎？」他問。

漫天的籟聲裏，她點點頭。

眞是她嗎？一個個季節都失落了，她眞回來了？

「你叫甚麼名字呢？」他問。

她沒有回答。蒼白的笑靨更悽迷了，瀉着無可奈何的溫暖。冰涼的小手垂下，滑過他的額。他閉上了眼，一任那冰冷的觸撫停步，悄悄流下他的煩。

「你好嗎？」他說。

「你好嗎？」

仍舊是那樣的眼神：憂鬱似湖，深似湖。

「你長大了，也瘦了。——你幾歲了？」

「十七了。」

她的笑是一縷縷一霧霧的溫暖，蔌蔌顫顫地降落，包融他在潮潤如淚的溶液裏。……為甚麼你總使我的心感到莫名的哀傷呢？

她用手絹給他拭淚。

「……別哭，別哭。——我都明白了。」她靠過來扶起他，她的體息芬香。淚無聲淌下，淚停了他靠在她的臂彎裏，耳邊吹着秋的搖落。……冰涼的指觸在他髮間逡巡。她的呼吸勻稱，吻他的唇仍是溫而且軟的。

「愛會變得很痛苦，這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知道我幾歲了嗎？」

「不知道。」

「二十五了。——明白我的意思嗎？」

「……。」

「那是不可能的。」

「……。」

「我們都不願意做傻事，對不對？」

「……。」

「你不了解這裏以外的世界，這些都市裏的生活

。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人嗎？你知道我幹甚麼活嗎？——要是有一天你了解了，你變成了他們，你要恨我的。」

會嗎？——我不知道，但我不管這些：湖不知道，山也不知道，他們也不管這些。他坐直了，轉過來看她。她在笑，笑的彼方，是亘古的湖。她湖藍的裙漂在葉堆上，裙上印着楓葉的圖案。

「你冷嗎？」她說：「你抖得這麼利害。」

「不，我不冷。」

「怎麼你不在家裏？客人怕快到齊了。我們回去罷。」

彩燈幻亮，宇宙在旋轉又旋轉，鳥繞着忽遠忽近的音樂。……恭喜你，二姊，眞高興你訂了婚，我的準姊夫可眞不錯啊！你這些朋友們也眞有趣。……（橘子水甜甜的。）……蕙姊姊呢？——哪，不就在那邊？……弟弟，你過來，我跟你說句話。——你是不是昏了頭了？你別一頭撞進去，愛上了蕙姊姊可不是頑笑的啊！……哎，二姊，怎麼會呢？你看，準姊夫像在找你呢！……

「你到那裏去了？」他說：「我眞怕你走了。」

沒有回答，幻亮着彩燈的宇宙，旋轉愈急了。

「沒想到你舞跳得這麼好。」她說。

「是這兩天二姊抽空替我『惡性補習』的。」

「穿了這西裝，你眞有點老氣橫秋了。」

她在這裡，她又像在遠方。她聆聽他所訴說的奇誕的言語，臉上掠過些倏的笑影；目光凝靜，又不像在聽。夜，在旋律裏漸深。

衆人玩遊戲時，她消失了。他找到園子裏，牽牛花爬滿了的殘蝕了的鐵棚架篩過的斜月的光，斑斑貼在草上，活似一張玲瓏剔透的銀色剪紙。她便是那麼亭亭地立在光影裏，純美如希臘神像。暗陬裏夜開的蘭花若斷還續地散着馨芳。他的雙足被膠着在十尺外，彷彿若再一臨近，便會砸破了睡美人的魔咒。

……她側過臉來向他，伸出她小小的手。

「別太認眞吓。」她的小手很涼。

心底一陣悸動，他跪下來，輕柔地抱着她的雙腿。

「別這樣，我眞害怕。」她說。

「……。」

「你明白嗎？在那都市裏，我並不屬於自己。你明白嗎？」

「我不管這些。」

「明天我就回去了。」

「我知道。」

「我短時間不會回來——可能永遠不會。」

「讓我去找你。」

「不要找我。你會後悔的。我眞害怕，你要是找到了我，你會恨我的。」

「你爲甚麼要這樣說呢？那時候或許我已經唸完了書，我可以賺錢。你不喜歡那城市，讓我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到歐洲去，也住在湖邊上——」

她嘆息。從山上來了微颸，在葉葉上龍吟。埋首在她股間的紗裏，他覺得自己在融化，融化在一脈溫

溫軟軟的微響情裏。……夜愈闌，白露降着，天地間充塞着無聲的微響。

「回去罷，怕他們會出來找呢。」他俛身挽起他。遂擁抱。……然後支開了他，她幽靈般地飄逝了。

她不在舞會裏。

站在她的窗下，看燈昏昏亮了，又昏昏熄去，留下病月和半個天宇的繁星。……樂聲悠悠，他摒息，似聞見凌波的登音。……忽然她灰白的影推窗而出，她伸出纖手，向衆星的冷寂凝視裏祈求甚麼。他隨着她唇孤的翕動，一再的戰慄。再一眨眼，她已失去了縱影。

清早在朦朧裏聽見摩托聲，知道她已走了。悲傷湧自心底，茫茫漠漠，他不由自主的抽泣起來。他覺着內裏有無限的空洞，而他在這空洞裏再三的跌下跌下。他記不清到底已前有沒有如此悲傷過——這哀愁像海，淼無涯涘。哭着睡着，便哭去了。

醒來已是大白天，外間響着衆客的語聲。他這才發覺一個打門縫裏塞進來的白信封，信封裏是一條白金紫水晶十架項鍊，和一封短信。——不要來找我，最好就忘掉罷！……

那天下午，二姊和她的未婚夫攜手在林間踏着落葉。蔚藍的天底下，無數的紅的金的葉瓣晶亮着。來到湖邊，便看見她弟弟枕着斷榦，在落葉氈上睡着了。風來的時候，有落葉掉在他身上，他也毫無知覺；事實上他已一小半被落葉埋了。情侶們看得竟有些出神了。

「你看，我弟弟生得很帥，是不是？他跟我父親長得一模一樣。」女的低聲說。

「能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一定是很幸福的。」男的讚嘆地說。兩人喁喁地走開了，不忍去驚醒睡了的少年。

少年在夢呢，夢見那秋之神怎樣凌萬頃的秋風而來，裙袂飄舉：很現代，也很敦煌。夢見在無邊落木蕭蕭下中，她的眸子如井，她的笑很悽迷……。

風裏，葉儘自落，快要把他埋了……。

寄自舊金山

給 C

•老高•

邀我　那長髮
舞十七歲的騷靈
　早謝的心
遂迷離於一室笑語
夜瘋狂
（燈也瘋狂）
因如沸的節奏
　孤綫分裂空間
　是伊底身影
在我眼前

音樂欣賞

■南子■

用最基本的標準來說，我根本不能算是唱片歌迷，不但英文歌曲不會聽，不會唱，甚至連華文歌曲也懂得不多，更遑論歌迷王子、歌迷皇后是誰了。我有一位洋崽朋友，有一次哼了一曲歐西流行歌曲，問我曲名，我回答說不知，他大表驚奇，滿臉不以爲然，心裡一定想，這小子一定是義和團分子矣，連法國最著名的女歌星都不知，更何況阿波羅九號矣。他的心目中，一定有這樣的一套邏輯，洋歌是洋人發明的，懂得洋歌就表示能吸收洋人的精神文明，能吸收洋人的精神文明才不算土包子，才有資格出國。在他們的心目中，西洋文化就等於西洋歌曲。

有一個時期，我曾經發奮圖强，吸點洋味，不得不故作謙虛狀，請教他們如何欣賞西洋歌曲。於是，他搬出了一大堆唱片，扭開唱機，逐一介紹名歌星，名樂隊，名流行歌曲給我認識，無奈我生性愚鈍，命中註定木頭一個，虛心領教，聽了很久，硬是分不清貓王和露露的歌聲有何不同；披頭四和滾石樂隊的精妙在何處，只聽來一片振耳欲聾的鼓聲和電吉打，熱門音樂和古典音樂大同小異，就像我看人家跳舞，不論蠻婆，探哥，恰恰，加力騷，扭來扭去總是大同小異，傷心之餘，憂憤幾於自殺。

既然洋化無門，浪子作不得，只好作回孝子來欣賞華文歌曲，一來可搏取愛好華族文化的令譽，二可培養高尚情操，用音樂陶冶性情，一舉二得，智者必爲也。於是選了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天，特地登門造訪對音樂有研究的朋友，請教欣賞華文歌曲的竅門，朋友一聽我道明來意，立即喜上眉梢，樂得嘴吧張到大大，作驚鴛

狀笑，板起大姆指，着實稱讚一番，意思是說：我已經虛度了二十多個春天，終日無所事事，只知替農人消耗糧食，如今，知回頭是岸，作有意義的音樂欣賞，善哉善哉，若人人如我，本邦之音樂欣賞水平必提高五十年。被捧必樂，被讚必瘋，仍人之常情，執能例外，於是也覺得有點飄飄然，他熱誠招待，又請咖啡，又請蛋糕，待我有如上賓。

「老兄，欣賞華文歌曲可有竅門乎？」

「有，最近電視台不是舉行音樂歌唱大比賽？你何不買架電視機，晝夜觀之，多加接觸，自能無師自通，深得音樂欣賞之三昧矣。」說完，這傢伙拿了一張卡片，乘機推售他所代理的電視機了。

買了電視機以後，最興趣的節目當然是音樂歌唱大比賽了。音樂歌唱大比賽分爲三部份：華樂組，民歌及藝術歌曲組，流行歌曲組。華樂由於過去受西崽的歧視，很少作大規模的演奏，更遑論受到鼓勵和支持了。華樂這門學問大矣，非一般大愚若智的人所能瞭解。但爲了附庸風雅，故我照例聽之，表示自己很有學問。民歌及藝術歌曲和流行歌曲我覺得很難區分。我們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趕時髦和一窩蜂，譬如說，有一個時期流行阿高高音樂，於是不管什麼歌曲，也不問適合不適合，一律用阿高高伴奏，結果，連民歌藝術歌曲也流行化，用唱流行歌曲的方法唱。本來是一首嚴肅的歌，唱到好不風騷。趙元任聽了一定當場自殺。聽歌至此，不如自己唱給自己聽更好。

趕時髦也是唱流行歌曲的怪現象，現在流行負心的人，於是慕容甲唱負心的人，令狐乙也負心的人，諸葛丙亦負心的人，整個星加坡都是負心的人了。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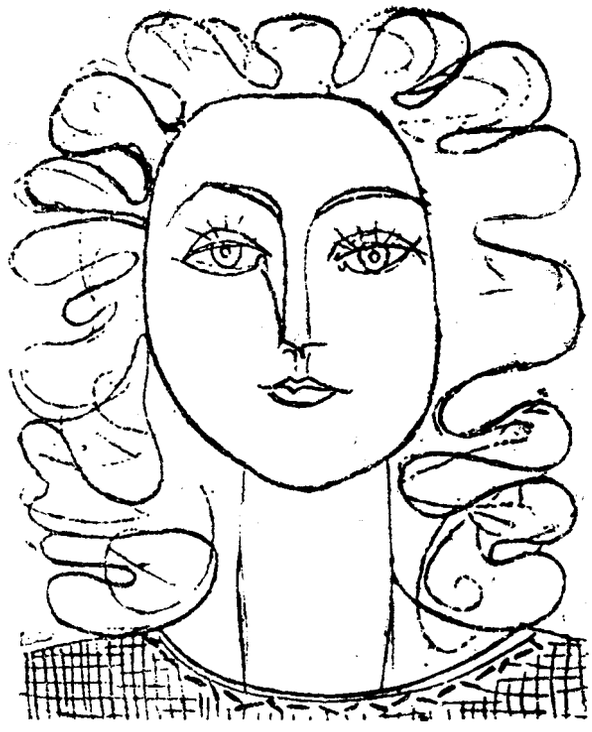
·張 樞·

下午，我和父親二人到膠園裏工作。當我做到手酸了，便停下來歇息，游目四顧，竟然不見了父親。

我很驚慌，心也跳得比平常快起來。這時太陽正好被厚厚的陰雲遮蔽了，一片陰沉沉的；膠園裡顯得出奇靜寂，半無人聲。微風過處，落葉跟着輕輕地飛舞飄揚，然後無聲無息地掉下來。忽然，在黃黃落葉裡，我終於瞥見一個人影在幌動，那是父親！我釋然了，我該曉得父親是絕不會棄下我而私自離去的。

紅紗籠

■曹嵐■



我們來到彭亨州南部的土地發展局工作的第三天，就出了事。

車手趙烘因在雨中駕拖拉機越過小山嶺時，不慎滑下，受了傷。我當時正在金馬陽與長官們閒談，一聽到這消息，震驚得不得了。

金馬陽距我們工作的地點，只有五哩路，我踩盡油門，讓我那輛Land Rover在那凹凸不平、濘滑難行的紅土路上，瘋狂前進。

到山脚時，我看見工人們正用樹幹辛苦地扳動拖拉機，企圖將壓着的趙烘救出。我將前輪的檔杆換上，車子直衝上山嶺。

「啊，老板來了。」工人齊聲喚道。

我跳下來，走前一看，血液染紅趙烘的身體，我大聲喊了幾聲，他都沒有反應。這時，我感到事情的嚴重了，拿起了樹幹，幫工人們工作。

笨重的拖拉機像一個堅固的石塊，任你有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使它稍爲擺動，我們費了好幾分鐘，都是徒勞。我忽然想起利用我那輛小車，一定能把他救出。

「快把鐵索綁上拖拉機的犂盤，」我拋下繩索，命令工人。工人們把鐵索的一頭綁上小車，一頭綁上拖拉機，車子只向前一衝，壓着趙烘身體的犂盤就移開了，工人們手忙脚亂地把他扶出。

「快送進醫院去！」監工張德標也下了命令。我把車子轉了方向，就衝下山，向金馬陽附近的中央醫院趕去。

一

經過注射後，趙烘已慢慢地醒來，但他不能說話，看情形是有生命的危險了，我走前低頭一看，他正張口向我說話，我聽不清楚他說些甚麼，只聽到一個「妻」字。

「你是不是要我通知你的太太？」

他微擺下頷。

「好的，我等會就去，你現在怎麼了？」

他搖搖頭，淚水流了下來。

我把熱水瓶和他的衣服擺在桌上，然後塞二十塊錢給他。

我到附近警局報了案，吩咐監工繼續進行工程。這樣，我就開快車向趙烘的家鄉馬六甲出發。

我的心很亂，煙是一枝接一枝地抽着。每到一個地方，我總停下來喝杯冷水，以求壓壓我那不安的情緒。可是，趙烘那一張蒼白的臉孔，以及我那不穩定的事業，總是在我心裡騷動着，使我很感到痛苦。多幾天，又要發薪了，而當我正在爲錢而奔波的時候，又發生了這一件意外的事。

二

經過一夜的奔馳，第二天黎明時，我已抵達馬六甲。

我不知道趙烘家是在東奎納的那一個地方，也不知道他家裡有甚麼人。

我匆匆用過早餐，就掉頭往東奎納去。

從路口，我一直往裡找進去。我彷彿記得趙烘以前曾對我說過，他家的屋前有一兩株老椰樹，而且還有一排零落的大紅花。

我握着方向盤，細心地觀看，果然走了不久，就看到那些景物，我毫不猶疑，就在那間木屋前停下。

一個小巧，穿着一襲紅色紗籠哥峇也的姑娘走出門來，她手裡提着一桶扭過的濕衣服。

我趨前，連忙問：「請問，這裡是不是趙烘的家？」

她微笑地盯住我，顯出懷疑的神情。

「Awak Siapa？」一會兒，她方用巫語問我。

「哦！」我心裡恍然明白，原來她是個「娘惹」。於是我改用巫語問她。

「是的，這是趙烘的家。」她皺皺眉：「有甚麼事？」

「你是他甚麼……。」

「我是他的太太。」

「哦！」我點點頭：「趙太太，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我一時不知如何啓口。

「……。」她沒有說甚麼，只是看着我。這時，另一個穿着馬來服裝的老娘惹也走出門來，她手裡還抱着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

「他是誰？」這老婦人也懷疑地看住我。

「媽，他說有事要告訴我。」趙太太說。

「請進來坐吧？」老婦客氣地招呼。

「不了，你是趙烘的媽？」

「是的。」

「老太太，我是趙烘的老板。」我嚥下一口口水，

輕聲地說：「趙烘受傷了。」

「啊！」婆媳倆不約而同地驚叫一聲。

「是怎麼受傷的？」趙太太問。

「給拖拉機壓傷。」我忍下心，說得清楚些。

「人怎麼啦？」老太太問。

「已經送進醫院。」我說：「趙烘要你們去看看他。」

「好的，好的，露茜，你快點換衣服，收拾點東西。」老太太慌忙地喊起來：「阿福，阿福。」

阿福應聲而出，這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

「今天不必去上學，你大哥給車壓傷，我們現在就要去看看，你留在家裡看門。」老太太一面說一面把孩子往椅上放。

忙亂了一陣，婆媳倆都已準備妥當，我發動引擎。

「等會兒，等會兒。」露茜匆忙進屋，把她的孩子抱出來。「我去叫我妹妹。」

我點點頭，眼看着她向車前的那一排屋走去。

我點上一根煙，耐心地等了差不多十分鐘，方才看見露茜和一個體格相彷彿，穿着紗籠哥峇也的姑娘，向我車子這邊走來。

「還有別的事嗎？」我問。

「沒有了。」倆姊妹齊聲應道。

「那現在就走吧？」

「好的。」

露茜的妹妹抱了甥兒坐到前座，後座坐着她們婆媳倆。我一踏油門，車子飛也似地離開了東奎納，又過了拱橋，向北方前進。

三

一路上我們很少談話，每個人都是心事重重，都巴不得這車兒快走、趕抵目的地。

我們抵達金馬陽時，已是萬家燈火，超過了探問病人時間。我帶他們三個人到旅館投宿，然後自己趕回工作地點，察問工作情形以及結算一下第二天將發的工人工資。

老實說，我的心神很不安定，腦子里總是幌來幌去地閃着趙烘的臉孔，還有帳目裡的那一些阿拉伯數字。

這一夜，我未曾合過眼，當曙色揭啓於東方的天幕，我已準備好去接露茜到醫院探問郭烘了。

我吩咐監工加緊督促工作後，就匆匆忙忙的出門。

我們來到醫院，時鐘方敲過六點半。因爲我們是遠道而來，院方特別通融，讓我們進去。

我領着她們來到第四病院，走入病房，我忽然起了一陣痙攣，我不相信我的視綫所投的地方，竟是一片空白；三號床上的被褥已被移開，趙烘不知去向。

我這一驚，已是支持不住。

一個護士走過。我趕忙問：

「請問前天進院的三號床病人在那里？」

「三號床？」她走到寫字檯去，翻閱一本厚厚的簿子：「他是不是叫趙烘？」

「是的！」

「已經在昨晚六時去世了！」

「啊！」我們一聽，彷彿晴天霹靂，趙烘的媽因而暈了過去，露茜和她的妹妹放聲哭了起來，整個病院，起了一陣騷動。

我一時感到措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

「你們是他的甚麼人？」護士問。

「家人！」我代她們回答。

「那麼可以去辦理領屍手續。」

四

經過靈茜和她奶奶的磋商後，終於決定把趙烘葬在當地，因爲路途遙遠，經濟關係，未便將他運回馬六甲。我也贊成這個辦法。

這樣，我們就忙着替郭烘辦理後事。

我先託工人在我租賃的辦事處旁搭起帳蓬，然後吩咐到醫院去運回屍體，屍體運回來後，再叫監工張德標去請道士。

我們忙了整個上午，下午二時許，才把他抬到附近的墳場去草草埋葬。

這一天，我可以說是忙透了。從墳場回來，我就和監工忙着分發工人工資，一直到午後四時，我又到金馬陽去赴一個官員的約會。等到從那兒回來後，已經是晚上八時多了。

監工張德標還沒有回來。我靠在椅上糊裡糊塗地想着。隨手翻閱工人的支薪簿。忽然，我想起了趙烘的薪金，今天還沒有發給他的太太。

我翻到他的帳戶一看，應支薪金二百八，但今天一天的喪費花去整千元，兩相對抵，他還欠了我七百多。我想了一會，決定還是如數將他的薪金發給他的太太。

我在帳簿里登記一下，取了錢，又匆忙地出門。

露茜姊妹倆還沒有睡，我來到時，她倆正憂悒地談些甚麼。

「老板來了！」露茜驚喜地說。

「你們還沒有睡。」我問：「趙老太太呢？」

「已經睡着了。」露茜的妹妹挪過一張椅給我。

「我把趙烘的薪水發給你。」我把那一疊錢從袋裡拿出來。

「我們今天花你的錢已經不少了，他那里還存有薪金呢？」露茜奇怪地問。

「別那麼說，趙太太，趙烘的那一些喪費別提了，他現在應支薪金二百八，請你收下。」我說。

「不，這絕對不可以。」露茜執拗了起來。

「別客氣，趙太太，我和趙烘一齊工作已經八年了，算得上是老朋友，他今天不幸身故，我是應該幫忙他的。」

我說好說歹了一陣，露茜方才收下。

「你們幾時回馬六甲？」我問。

「決定明天。」露茜的妹妹說。「因爲我要上學。」

「嗯！」我應道：「今年唸幾年級了。」

「十一號位。」她說

我看看時間不早了，我站起身告辭。

「不多坐一會兒。」

「夜了。」我說。
「那麼，有空到馬六甲玩玩。」露茜說。
「好的。」我說。

五

這一件不幸的事情終於過去。我們又積極的進行工作。

恰好這時是東海岸一帶地區的旱天，工作的進展毫不被天時所影响，每月統計帳目，我都賺了不少錢。我在歡喜之餘，又在思考如何利用那一筆獲利的錢做些其他的投資。

我們艱苦地工作了一年，然後又轉到同屬發展區的另一個地方工作，這次是全部工程的最後一部份，合約上簽訂半年至八個月內必須完成。我親自到芭地督促工作，不像以往，三兩天才到工作地巡視一番。

我又增聘幾個工人，另加一位老練的正拖拉機車手。監工張德標調任運油管理及遣派工人事宜，因爲這一件工作，他比較熟悉。我任場地總監。

我們，工人和老板之間，眞是得心應手，工程進行的很順利。

這一年的三月，我應古城摯友之邀，到古城和他會面。

我的那一個朋友是幹建築工程的，而我是土地發展。我們都有一點點成就，所以對將來都有着美麗的憧憬。他邀我投資經營一間酒店，他說，在一個旅遊勝地開酒店，生意一定會蓬勃的。我對這件事，考慮了多時，後來終於決定參加投資。

我在那裡住了一個星期，計劃了一切後，就打算北上彭亨。

這一天，當車子開出朋友的家時，忽然在街邊的巴士站上，我意外地看到趙烘的太太——露茜。

「上那兒去？」我在她身邊停下車子。

她吃了一驚：「啊！是你，我要上工了。」

「我送你一程。」我把車門打開：「上車吧！」

她上了車，問道：「你幾時到馬六甲來？」

「來了好多天！」

「怎麼不去我家坐坐。」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還住在東奎納。」

「是的，我已搬家多個月了。」

「哦！好在我沒有去，要不然會找不到你。」前面是紅燈，我把車煞住。「你到那兒去工作？」

「兵營里頭當阿媽。」

「哦！」我說：「時間還早吧，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也好！」

我們在一間茶樓停下，要了幾個包子，一壺茶，然後就談了起來。

「你說你已搬家多月了，爲甚麼不和趙烘的媽住在一起？」我開門見山地問。

「因爲分配趙烘意外的保險費的事，我們吵了架。」她淡然的答。「保險費已經寄來了。」

我問：「你們是怎麼分配的？」

「我要五千，趙烘的媽硬要全部。」

「她沒有理由，你是趙烘的遺孀，保險費是寄給你的，況且你還有一個兒子。」

「可是趙烘是她的兒子，兒子賣了命，得到的錢，她要。」她有點生氣了。

「於情於理，這說不通。」我也有了反感。「所以你才搬家？」

「是的！」

「你沒有拿到錢。」

「一分錢也沒有。」

「那你到兵營去工作來維持生活。」

「我妹妹常幫助我！」

「你妹妹已經做事了？」

「她在教書。」

「很好！」我低下頭，沒有了話。

我們沉默了一會，她忽然起身。「時間到了！」

我付了賬，離開茶樓。

「我搭車去好了，這里很近。」她微笑地說：「有空到我家去，我住在羅弄班讓。」

「好的，我不久會住在馬六甲了。」我說。

「那更好！」

六

我又回到了金馬陽。這一次，我更積極地督促工作，我想工程完畢後，將所有的拖拉機出賣，然後到馬六甲專心經營酒樓生意。

我愛廣闊的土地，也愛那里的和風與驕陽，但是，開地的工作太冒險了，我渴望過一種安定的生活。

犂土的工事完成後，接下來就是下種了，下完了苗種，一切大功告成。

我把所有大型小型各式各樣的拖拉機完全出售，只留下一輛吉普車和自己用的「馬斯地」。然後，向金馬陽告別，往馬六甲去了。

七

我來到馬六甲的第二天，我們的酒樓就開張營業，在廣告的宣傳及各界友好的捧場下，這一晚可眞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露茜和她的妹妹以及另外個我不認識的年青男人也都到來參觀。

也許是新的環境或者是我們的女侍應生服務周到，每晚總是來了很多顧客，我們的生意一天一天的興旺起來。

這一晚，正當是午夜打烊時分，我在經理室里整理一切準備回家，忽然食餐部傳出了砰砰的聲音，我急忙衝出去一看，原來是一個洋丘八正和一個華籍青年動武，旁邊的一個妙齡女郎急速地閃出，走向大門。我眼睛忽然一亮，叫着：「露茜！」

露茜轉過頭來問我：

「你還沒有回去？」

她很快地走近我身邊，我把她推入經理室去。

我說好說歹地勸服了每個動武的年青人。

我走回經理室，露茜坐在沙發上出神，看來她心事重重。

「你要回去了？」她問。

「是的！」我問：「剛才出了甚麼事？」
「爭風吃醋！」露茜毫不在乎地格格笑了。
「那年青的華籍男人是你的朋友？」
「那洋丘八也是！」她說：「陪我到外頭消夜，好嗎？」
我看看鏢：「好的！」
我們找了一家小菜館，叫了幾樣菜，露茜還要了一瓶黑啤酒。
「你知道我們做兵營里的工作，這種東西是喝慣了的。」她說罷，一飲而盡。
「我想你還是不做那個工作好。」
「那有甚麼不好？花花綠綠的鈔票多得很！」她瞟我一眼：「這地方，那有一種工作及得上？」
「可是，另一個青年人在吃醋。」
「你說他，那一個華籍男人？」她格格地笑了。
「像今晚，你可眞是危險？」
「洋丘八能打勝他！」她說罷又是大口大口的喝着酒。
「我送你回去？」
「不，我們找個旅館開房。」
「這，不行！我還有事！」
「我不信。」她抬起惺忪的眼：「無論如何，你得陪我過一夜，我有好多話對你說。」
「我們明天再說。」我站起身。她一把摟住我。
「今晚上，你不得回去。」
「你有話現在就說。」我焦急了起來。
「洋丘八不會拒絕我，他比你懂得溫存……。」她越說越不像話。
「好吧！我們去開房。」我說。把她扶上車去。
我一踩油門，就把車往她的家開去。
露茜的妹妹已經睡着，叫了半天，方才來開門。
「你姐姐在酒店喝醉了！」我說。
「她自己一個人喝酒。」她睜大眼問。
「不，和一個洋丘八。」
「那麼那洋丘八呢？」
「他跟人打架，走了。」
「哦！」她想了一會。「我姐姐有沒有受傷？」
「沒有！」我說：「你扶她進去。」
「坐一會嗎？」
「謝謝，我明天再來。」

八

自那一夜後，我對露茜有很大反感。我覺得她太過放蕩不羈，而且放蕩得太不像話了。
我想，她熬不過那種寂寞淒清的生活，可是，反過來一想，趙烘死了這麼多年，她大可以再找一個丈夫，爲甚麼她不呢？
我深思數日後，決定去勸勸她。
我到她家的時候，露茜剛好回來，我說：
「我們到外面去吃晚飯，好嗎？」
「怎麼你今天有這樣的興緻啦？」
「我想跟你談談。」
「那很好！」她微微地笑：「那麼，你坐一會兒

。」

我坐在椅上抽烟看報，過了半句鐘，露茜方笑盈盈、香氣撲人地走了出來。「我們走吧！」

「到那家館子去？」

「隨便你！」她說。

我想了一會，就挑市中心的那一家。這一家的鷄飯很不錯。

吃過了飯，我說：「露茜，我覺得你那一份工作對你很不適合。」

「爲甚麼呢？」

「因爲……。」我一時說不出來。

「因爲陪洋丘八東走西闖，成了他的情婦？」

「可以這麼說。」

「可是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嗎？洋丘八的鈔票多，我要他的鈔票，當他的情婦又有甚麼奇怪？」

我一驚，連忙問：「爲甚麼你要這麼墮落下去呢？」

「這算是墮落了嗎？」她一偏頭：「我們各人都有一個目的，我要他的鈔票，他要我的身體，公平交易，你不該說我墮落。」

我聽不慣這種論調，我說：「你可以再找一個你心愛的男人，重新建立一個溫暖的家。」

「哈哈，你說得很天眞，兵營里的阿媽，誰敢要？」她大聲問：「我嫁給你，你敢要嗎？」

「我已經有了太太。」我盯着她。

「那沒有關係，我可以當你的小妾。」

「這是不行的。」

「既然不行，你叫誰要我？」

「假如你有誠意，我可以給你介紹一個誠實可靠的男人。」

「你將一個賤婦介紹給你的朋友？」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下賤。」

「這樣，你會對不起你的朋友。」

「我是爲了你好，我希望你考慮考慮。」我說：「洋丘八不是人，玩膩了，他會把你拋掉。」

「要嘛，我就嫁你，你敢要，別人也敢要。」

她說得很固執，我看是勸服不了她，付了賬，送她回去。

「眞對不起，我硬逼着你娶我當小妾。」下了車她說：「我們以後再談。」

我不說甚麼，只是點點頭。

九

我對露茜的那種態度很不滿，我想不出爲甚麼一個善良的婦女，在一年之間就變成了如此浪漫荒唐。是不是趙烘的媽給她的打擊太大，是不是兵營的工作使她的生活起了大轉變？

爲了生意，從此我很少到露茜家去，而露茜呢，自那一晚後，我也沒有看見她和洋丘八到我酒店來，我想，各人有各人的目的，她應該會懂得自己說的話的意思。

星期天的早上，露茜的妹妹海倫忽然到我的家來。她一進門，就說：「我姊姊昨夜沒有回家。」

「她平時有沒有常常晚上不回家的？」

「沒有。」

「也許等會兒就會來呢！」

「現在已經十點了。」

「你打電話到兵營去問過沒有？」

「我姊姊工作的那一個洋丘八去新加坡渡假。」

「也許你姊姊跟了去。」

「不會的，洋丘八在新加坡另有女人。」

「這就糟了。」我低頭沉思。「你想，她會到甚麼地方去？」

「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

「這樣，我們去報警吧！」我說：「警局人員會儘快把她找回來的。」

海倫點點頭，我開車把她送到警局去，據情報案。

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海倫又匆匆忙忙地趕到我家：「中央醫院有一具不知姓名的女屍，是剛才送來的，警局叫我去看看。」

「我陪你去。」我說。

趕到醫院，隨着警員進入貯屍房，海倫驚恐的看了一會，忽然哇的哭了起來。「我姊姊死了，我姊姊死了！」

「甚麼，她就是露茜！」我走前一看，果然不錯，粉紅色的紗籠，正露出她那白潔的腿。

「那我將怎麼辦呢，那我將怎麼辦呢？」海倫哭不成聲。

「把屍體領出去埋葬吧！」我說。「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哭也沒用了，唉，」

我們退了出去。

第二天下午，露茜發引還山，我也隨着人潮登山送葬。我心里很感慨，覺得一年前送別趙烘是意外，如今送他的太太又是一個意外。人間的事情，太難意料了。

瑪戈 著

歐洲藝術名勝巡禮

這是一部十分特出的遊記，會在本刊連載兩年，現已出版。

定價 二元

黃崖 著

仙戀（長篇小說）

在一個喜愛幻想的少女的心中，愛情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但是幻想是幻想，現實是現實。究竟在幻想與現實之間，愛情有沒有分別？請看這本小說。

出版者：新文化事業公司

定價每冊一元五角

文壇憶舊

不像詩人的詩人

溫梓川

在二三十年代，梹城有一個文藝工作者，專心致志在寫詩的，這個人是吳逸凡，原名吳照願，生長于梹城，是鍾靈中學第五屆的畢業生，他的祖籍是福建漳州人，早年的家庭環境並不怎樣好。他喜愛寫詩，他的詩篇最初是在南洋時報的副刊發表，後來便陸續在星馬各報發表了不少作品。在一九二九年開，他曾把他歷年所寫的詩篇，彙集成冊，擬印成單行本。他曾託我在上海，爲他介紹書店出版，惜未成功；那時上海的出版界並不喜歡接受詩集，雖然當時王獨清的詩作，曾賣過每行三元大洋的稿酬，但他的成名作「聖母像前」也並不暢銷，這也是使出版家頗具戒心的一個原因。後來他還打算自費印行，却始終未能成爲事實。

他和我雖然是先後同學，却比我低了兩班；可是他的年齡却比我長了二三歲。當年和他同班的同學，後來從事文藝工作而爲人所知的，便是楊安平和劉前度兩人。安平寫作殷勤，筆名「白丁」，也是二三十年代最常發表文藝作品的文藝工作者。此君和我同年，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初期，頗熱中于政治，曾參加「民主同盟」。後「民盟」解散，顯得頗爲失意和消沉。後竟因憂鬱致死，年僅三十五歲。逸凡和他最相得，也最要好，「白丁」原住在吉打州的一個小鎮教書，每次來梹城一定和他混在一道，戰後因爲思想不同，也告疏遠起來。至于劉前度從事文藝工作，則是在抗戰發生後，郁達夫南來主編星洲日報副刊時的事。他寫作也很勤，出版過幾本單行本，近年來因家累之故，顯得相當消沉。

吳逸凡雖然喜歡寫詩，但他的寫作生涯却和他的職業有着很大的差異。他離開學校後，便進了一家英國銀行去工作，做了幾十年職員，生活過得很平凡。他目前雖然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齡了，但望之猶如四十許的人。他的生活也很有規律，幾十年來，除讀書寫作之外，並沒有其他的嗜好。如果從他的生活形態去認識他，你無

論如何絕不會想到他是一個新詩人。有些人爲了做詩人而學喝酒，也有些人爲了喝酒而學做詩；更有些人爲了做詩，而故意學浪漫、放浪形骸；也有些人爲了浪漫、放浪形骸，而學做詩；結果是酒喝上了癮，詩還是不會做，或者學會做詩而詩却做不好。至于那些學做詩而放浪形骸的也是一樣，風流才子既做不成，詩也沒有做好，結果是染上了一身性病和惡癖。他却沒有這一套，他煙不抽，酒也不喝，不但不會風流放浪，却生活得有規有矩，非常近人情，但是寫詩如故，不但如此，他還可以說是一個好好先生，一個完全生活在幻想中，靠靈感寫作的詩人。他並不喜歡外遊，在梹城住了一輩子，連近在咫尺的升旗山，也懶得去登臨一番，更不用說到北海以外的地區去，這在他也許是飄洋過海了。他完全可以說是一個過着書齋生活的詩人。

他最崇拜李金髮和法國詩人魏爾倫。他受李金髮的影响也最大。他的寫作，就是走的李金髮的路子，是象徵派的詩歌。他的詩作，也和李金髮的詩頗相似，相似得簡直可以亂眞。但他的詩並不爲我所喜愛，正如我不會欣賞李金髮的詩篇一樣。他對于中外的詩集和理論，涉獵得並不少，關于這方面的書籍，庋藏也最豐富，簡直可以說得上應有盡有。

記得是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間，我在「梹城新報」主編詩歌週刊「詩草」的時候，得了他很大的鼓勵和很大的支持。如果沒有他，我相信這一個刊物無論如何不會出版到一九三五年春，整整地一年時間的。他在「詩草」所佔的分量並不少，平均說來，他每期至少要佔了三分之一的版位刊載他的譯作。他很努力，況且那時他還沒有結婚，沒有家室之累，他除了自作的詩篇之外，還譯介了不少歌詩理論，著名詩人的傳記，黑人詩歌等，他並不是爲了稿酬而寫作，當時報館方面並沒有稿酬這筆開支，而竟有那麼能耐，那麼起勁，的確使人欽敬的。不過後來竟有人批評，說他脫離現實。殊不知當年寫文章，格于客觀環境形勢比人强，如果正視現實，萬一出了毛病的話，作者和編者往往不免會遭逢「不勝其煩」的麻煩，因此能够避免當然還是盡量避免的好，誰願意去找麻煩？「梹城新報」當年也有過這樣的麻煩發生過；我進「梹城新報」編副刊的時候，已是雨過天青，但是報館當局還是小心翼翼，再三囑咐，最好還是少惹麻煩爲妙；即使特約一些國內名作家撰述，雖然脫離現實，總比較省事得多。後來有個寫有關馬華文學史料之類文章的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言亂道，竟說什麼「這些刊物完全不像是在南洋出版」的話，雖然這些都是後話。他那裡知道當年作者和編者的苦衷？他又那裡知道有這樣難言的內幕？

後來我們這位詩人也鬧戀愛，對他的影响可不小。他沒有爲他的戀愛而謳歌；也沒有歌頌他美麗的愛人和愛情的偉大。可是後來却因爲彼此的思想不同，生活習慣的差異而中途分手，致未能圓成好夢。詩人因爲失戀，譯作更少。我獨力支撑一個全版的詩刊，實在相當吃力。朋友的作品也不多，外間投來的詩篇，可用的却很

少。我勉爲其難的支撑了一段長時間，終于獨力難支大厦，寫了一篇「停刊啓事」而告結束。「詩草」雖則停刊了，我們這位詩人却因友人的介紹，正在愛河浸潤中，後來也終于有情人成了眷屬。婚後幾十年，伉儷的愛情甚篤，現在不但是綠葉成蔭子滿枝，而且他還做了含飴弄孫的祖父了。

在日軍南侵時，他最傷心的事，便是他庋藏的幾千本的詩集和詩篇，在兵荒馬亂中，散佚殆盡，是無可補償的損失。我常常勸慰他，我庋藏的二萬餘册的書籍，又何嘗不是燬于兵燹？尤其是我所搜羅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發生以來的文藝雜誌和史料文獻，也是最傾得痛惜的。千金易得，這些損失又如何可以彌補呢？這麼一想，就應該釋然了。幸而他的詩篇並沒有完全散佚，有朝一日，如果我有能力搞出版事業的話，一定將他的詩集印行問世，雖然我不大欣賞他的詩篇；不過，我敢相信，在沙礫中的金沙，自會發出它的耀眼的光芒的。

悼白鶴師

。賴敬丈。

等到衆草哭着將落的雨時
你想呵你想，當我與你對坐
你想我必會在膜拜中老去不？
必會散髮數着塵埃的家族不？
是第幾夜？把夜留在白天
在那些合眼後的聯想裡
等待着另一次的神話
被千里外的風帶來
那是另一圈輪迴的梵唱
試想星月們竟以哭聲組成光華
而你果眞就這樣走出教室？
果眞你已聽熟窗外的樹魂們？
是誰？誰爲你如此張臂苦修過
直到打開最後的這重殿門
讓你曇然隨入無盡
是誰？是愛吃春天的螢
在雞蛋花痛苦地抽搐着的雨夜
當你哭着，那時等待變成你的信仰
我們仍把夜留給你的雙瞳不？

後記：當我合上雙眼，老師，多少啓蒙和呵護的恩惠，以及年前的師生生活就像四周的陰風般一齊襲來。就是這樣的一股寒意，但我還有眼淚，我哭了，寫下這首詩。

安息吧，老師。

報復

■塘菱■

「戴。」

怎麼又叫我，該不是又要我做超時工作吧？但是有甚麼辦法呢，她是我老板的千金。

「甚麼事？」我無可奈何地問她。

「我想去看戲。」她說。我心裏想：看戲就看戲，告訴我幹甚麼。

「看那一家的？」隨口問她。不過我倒很佩服她，今天在獨立海濱玩了一天，現在居然還有精神去看戲。

「金華今晚上映『啞女情深』。」她一面上樓一面說：「你載我去，我現在就去換衣服。」

甚麼！又要我載她去。早上載她們去獨立海濱玩了一天，人感到疲倦得很。現在又要載她去看戲，我們這兒可沒有戲院，要看戲得跑到七哩外去看。唉！我的「野馬傳」得暫時收起來了。又是一個「黑暗的星期日」。

跑七哩的路程在老板的那輛馬賽地汽車來說，只需二十分鐘而已。

「你的朋友還沒來呀？」我把兩張戲票交給老板的千金。

「來了。」她說。臉上的表情有點神秘，微微地向我一笑，很刁皮。

來了最好，等她們一進了戲院，我便馬上溜到中山戲院去看王羽大開殺戒。可是等呀等，她的朋友還不來。

「你的朋友怎麼搞的，戲要開場了還不來。」我不耐煩地說。

「誰說我等朋友？」她說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可把我弄胡塗了。

「剛才你不是說……」我的話還沒說完，她便插嘴道：「是你說我等朋友，我自己可沒說。」

我的耳朵不會有毛病吧？我不大相信地對她直看。這一看使我一怔，她那雙一向明亮的眼睛怎麼突然有一絲絲的幽怨。別管她，既然我的耳朵沒聽錯，那陪她看王莫愁演啞女用眼睛說話也好。但是我就不相信女人會用眼睛說話。

她很欣賞這套電影，可是我就不能專心看戲了，我心裏一直在想：我的生活可不是被這位小姐搞亂了？近來她好像凡事都要找到我的頭上來。尤其使我頭痛的是，幾乎每個星期日她都有節目，不管是去橫城或者是去其他的地方遊玩，她總是這樣對我說：「戴，你駕車載我去。」

她一點也不想想，我好容易才有一天休息呀。我眞想問她：「你考了駕駛執照幹甚麼？」可是我一直沒說，叫我說甚麼呢？我住在她的家裏；三年前我從老遠的地方來此在她父親的油站工作，老板把他家中的一個空房間讓給我，吃也是在他家裏，我該該敬謝老板對我的照顧。

目前有一些事使我相信，小姐是和她的表哥鬧翻了。現在她的表哥雖然還不時來找她，可是就沒見過她有一次搭上她表哥的那輛豪華汽車。從前他倆出雙入對，小姐有甚麼事都由她的表哥代辦。現在該怪她的表哥，她那個表哥眞是笨蛋，有這麼一個美麗的表妹還要三心兩意。聽說他是一個風流種子，愛人不止一個呢，這就難怪他的表妹要和他翻臉了。可是他們這麼一鬧翻，從此小姐要帶弟妹去看戲，沒有司機了。她和她的一羣朋友要去遊玩也沒有司機了。我就不明白，她自己會駕駛汽車嘛；眼看馬路上駕着汽車風馳電掣的女孩子多得是，只有她這麼沒胆子，不敢自己駕駛汽車，一定要拉我去當她的臨時司機。

燈光一亮，劇終了，剛好是晚上十一點半。回到家差不多十二點。奇怪的是這麼夜了小姐的表哥還在門口等她，他的汽車停在大路旁。看來他是有一些話要對他的表妹說。這我可不管，我只想睡覺。伸手去敲門，可是手還沒落到門上，我的胸口突然重重地挨了一拳，我實在弄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噢！又是一拳打在我的左臉上。

「你媽的，這是給你第一次警告。」小姐的表哥氣兇兇對我說。這是恐嚇吧？看情形是要逼我打架，我就不相信不能把他打倒在地上。可是這可惡的東西居然帶了三個人在車上，我只好眼巴巴地看他上車絕塵而去。回頭看看小姐，她已經被這場變故嚇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了。

進了房間我倒頭便睡，小姐跟我進來後卻沒有要

出去的意思。

「你生我的氣，是不是？」她小聲地說，輕輕地坐在我睡的牀沿上。

「沒有。」我眞的沒生她的氣，不過心裏不痛快才眞。

「戴，你聽我解釋，好嗎？」

解釋，我多少有點明白我挨揍和她有關係。聽她說說也好，免得自己也不明白被打的原因。小姐坦白地告訴我，她和我接近是爲了激她的表哥，她那風流的表哥使她萬分苦惱。可是後來她才覺悟，愛上她的表哥是一種錯誤。

「自從我了解你，我……」她說了一半就突然把話收住。我不明白她對我有甚麼了解可言的。

「和你在一起，我感到安全、愉快。」她這樣說簡直是自言自語。我該說甚麼好呢。今晚小姐有點精神錯亂吧，怎麼說的話都使人不大明白的。看看她，滿臉幽怨，好像受了甚麼大委屈似的。「戴，你應該相信我。」她說。可是她要我相信甚麼呢？

「我是爲了報復才和你接近，可是……」要說話就明明白白地說，何必拖泥帶水呢？我說：「我沒有怪你呀。」我想她是該去睡覺了。

「眞的？」

當然是眞的。她是該去睡覺了。可是她一點也沒有要出去的樣子。這是怎麼搞的，只好在半睡眠狀態中和她東拉西扯。到底給我弄明白了，她說假如我眞的不怪她，那就要我叫她一聲她才相信。說眞的，我當然知道她叫甚麼名字，不過從來沒叫過而已。要我叫就叫好了。

「玲玲。」

她很滿意，剛才的幽怨一掃而光，代替的是滿臉滿足愉快的表情。

「你閉起眼睛，我給你一件東西。」她說，聲音在顫抖。

閉就閉吧，我相信她把東西給我後就會出去的，我實在是疲倦得非睡不可了。可是我突然完全清醒起來，她居然以她那嫣紅的嘴唇壓在我的嘴唇上，這到底是表示甚麼？

行歌

藍山居

只是担憂
只是担憂
只是担憂春天過後
怎樣渡過這夏日悠悠
人們呀　只懂愛花
只懂愛花而不懂愛葉
不曉得枝頭的香絮吹盡後
還有一樹的綠
一樹的綠
一樹的綠油油

給梯下的人

弘康子

勒死短命的脚步
（昨天今天明天的投胎表）
每一個好都市的記憶
穿梭所有的領帶與高跟鞋間
他只有一雙長着很多下午的眼睛
而早晨就忘那匆篇自焚的禱告文
已活埋了踢着紅綠燈的步法

。　。

咖啡座留下殉情的煙蒂
太陽佯裝怪獸
他已不是整日吹着動聽的口哨的少年
吵醒一個又一個長鬍子的紳士
在巷尾被拍賣的十七歲

。　。

人們都在算命
西裝裡飼養猙獰的大狼
吃着靈魂的灰狼
他只有現代的項羽

爬着高梯的自傳
與吃着星光的腸胃

。　。

他腐臭的生活表格
潛伏那麼多暮色
且貪婪的黃昏
正搶購咖啡座被囤積的風格
思維在六時後黷武
每個袍戲後
他乘鴉而來，吹笛而逝

。　。

從此他滿身長着大荆大棘
他的靈台曝屍一個
患肺結核的亂名
他長篇，短篇和涵養
會染上流行性感冒
於第九度癱瘓的黃昏
當生命拋錨劇痛的電影院
（樓下自有他的大鴉與大黑袍）

烽火漫天

■丁丁■

幽蘭決心要和「會先生」鬥爭下去。當他和「會先生」的談判全盤失敗之後，他曾冷靜地考慮過了。他的妻子爲着即將分娩，而且她目前已給相當濃厚的家庭氣氛薰陶了，索性主張她的丈夫還是急流勇退爲好。她並不是害怕那個「心如蛇蠍」的女人，她覺得現在的救災會已像一缸渾水，犯不着將清白的身子給汚玷了。她也關心她的姊姊，她不以爲像她妹妹那種忠誠有餘，機變不足的性格是鬥得過「會先生」的。憑她的一身交際工夫，澄就望塵莫及。但是她的意思，幽蘭却强烈反對；她認爲這是示弱，等於屈膝、投降，可恥極了，他非得驅除她出會不可。「任何代價在所不惜！」他在他的妻子前面幾次自矢着。

而在澄的這一面，她所掛心的倒不單是這些事情。自從落來信表示他將在一個月內回來之後，她開始顯出了幾個月以來難得一見的愉快精神。雖然「會先生」的惡毒謠言使她苦惱。並且當幽蘭的交談失敗之後，她起先會失望過一時——因爲她覺得這謠言還是會繼續下去的，而且更加猛烈——不過她認爲只要落一回來，這些謠言是會不攻自破的。在過去緊張的幾個月中，她也偶然去落的家裡，拜訪落的父母親，傳達了落的消息，以及報告一點救災會的工作情形。落的父母親似乎也很注意這些情形，他們已留着很深的皺紋時常因着澄的不同報告而格外凸出。「呀！人心難料！人心難料！」他會拍着膝蓋嘆息着。但當澄說些輕快的，諸如救災會內那些逗人發笑的花邊新聞時，老人又會裂開了嘴哈哈大笑。「多麼有趣！妳們的生活眞有意義！」就在這時，澄開始發覺這老人的兩鬢比前更白了。她忽然想起自己的父親來，於是他剛才愉快的笑臉驟然消失，使得坐在她

前面的老人驚愕地瞧着她，不明白爲什麼她的感情轉變得這樣快。

但是一件突然的意外粉碎了朱幽蘭的計劃和澄的希望。一進十二月，風聲似乎更加緊張了，報紙上天天登着日本南進的新聞，甚至美國總統羅斯福親自致電日皇，呼籲和平。一方面街道上出現的兵士也更多了，白皮的澳洲兵，黑膚的非洲兵，成群結隊在街上奔跑着。坦克車隆隆駛過市區，向郊外馳去。這些事實証明了太平洋的軍情緊急，大家都在備戰。防空隊也出發了，雖然大部份民衆，依然相信英國人的力量，而認爲日本人不敢在這個時候冒險南進。

澄的學校還未放假。這幾天剛在考試。爲了她的母親懇切的勸告，一放學就回到家來。她利用這個機會在家中挑改考卷，結算分數。但是她的心却是十分不安定的，她不知遠在蘇門答臘的落竟究已定了歸期否，他究竟是否能够在戰爭爆發之前回到她身邊？「假如……萬一……」她的心往下一沉，不敢想下去了。這個時候，只見她擎着的紅色鉛筆在那些塗滿字跡的卷子上東劃劃，西劃劃，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劃些什麼。

家裡也比從前安靜得多了。澄最怕看見她父親的臉；在過去一兩月中，她幾乎是每天到了夜晚才回家的，她沒有什麼機會看見她的父親。這兩天她雖然常常看見她的父親，但她不禁覺得有點奇怪——奇怪她的父親的性格忽然變得和平了。她老是見他一個人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有時用手揉着他的下巴，大約有數分鐘之久，他的眼光偶爾投向坐在壁角挑改考卷的澄，却已失去了從前那種憤怒的火花。有時他站起來從後廳走到前廳，再從前廳走回後廳，總要一連來回幾十次，而那是完全沒有目的的。「是爲」什麼緣故呢？」澄問在肚子裡想。她幾次想問問她的母親，但一看見她的母親那副緊綳着的臉孔，她又把將要說出來的話嚥了進去。

「什麼緣故？」後來有一次她的母親告訴她。「妳爸爸怎麼不要憂愁哩。戰爭來了，他的身家生命，不單是他的，我們全家人的身家性命，妳知道妳爸爸不是一個逃避責任的人。他也想創造一個快樂的家庭，但是事實不如理想，他是多麼失望！而現在戰爭又要來，戰爭眞的來，豈不是要毀滅他的一切嗎？」

澄陷入矛盾中去了。她開始感覺她的父親不像想像中那麼野蠻。他還是富有感情的。

「聽說爸爸在郊外購了一間小房子，可是眞的？」

「預備萬一戰爭來時逃難用的。」澄的母親微微地嘆着氣。「像妳每天只知在外面混，眞正家庭的禍福完全不管。我問妳：如果戰爭來到，難道我們還住在這危險的市區裡？」

「自然不！」澄漫不經意地回答。

「自然不！」她的母親用力叫出來。「那麼，妳準備住到那兒去呢？還有妳的姊姊，差不多要分娩了吧？也應該有個安定的住所讓她分娩。產婦是不能受驚嚇的。妳看，這些都是妳的爸爸所準備着的呀！」

澄全身不由地顫動了一下。她的雙手掩着面；但覺得手心是潤濕了，她的眼眶中充滿了淚水。

「爸爸！爸爸！」她低聲喊出來。

可是她的爸爸依舊摸着下巴，在前廳後廳之間兜圈子，彷彿沒有聽見她的喊聲似的。

十二月八日早上，陽光淡淡地照着大地，一陣柔弱無力的風在寂寞的街道上輕輕拂過。人們依照舊時的傳統，爲他們的生活奔忙着。每一個家庭，仍像老樣子，早上起來，男人於洗臉進早餐後穿上外套出門去，女人在家裡準備午餐的工作，把經過一夜凌亂無序的家重新再整理一下。但是他們的心境却沒有像從前那樣輕快了。他們已經知道這地方不久會有點事發生，戰爭也好，和平也好，總之，這地方決不會像過去一百年那麼超脫世外了。而這幾天的風聲更緊，各種必需的物品，諸如米糧，糖，香煙等等，早已被統制了起來；汽車階級也被限制了汽油用量。政府當局還籲令家家戶戶必須開挖一個防空壕，那怕利用外面的溝渠也好。所以在一向整潔的街道兩側，忽然都隆起了一堆堆的土丘，上面鋪着草，雖然在早上，它們的出現仍舊使過路的人覺得有點不順眼。

上午十點鐘，澄坐在後廳上一個人靜靜看着考卷。偶然用紅筆在考卷上劃一下，或打一個記號，但她總有一點茫茫然的感覺；似乎近來她更覺得空虛了。

一陣輕微的敲門聲。她像從夢中驚醒似的，跑到前廳去。門推開了，兩個穿着制服的女學生——年紀都只有十二三歲，一跳一縱地走進來。澄的學生不大到她的家裡去的，所以她們的出現，倒使澄心裡懷疑起來。她想：她們要來看分數的吧？

「先生，戰爭爆發了，您還不知道？」一個年級稍大的學生一本正經地告訴她。

「什麼？」

「日本人南進了，星加坡昨晚已經被炸過了呢。」另一個年小的補充說。

「妳們的消息從那兒來的？」澄不相信地問。

「八點鐘的無線電已經報告了。先生您沒有聽到？」

澄凝視着她們的臉，她覺得她們臉上都是一片天眞，不像是來騙她的。於是她回身扭開擺在正桌上的收音機——這收音機是她的父親購置的，但她平日很少去開動它——，她迅速地旋到了星加坡的週波，在那裡略爲校正之後，便很清晰地聽到下列報告：

「星洲廣播電台報告……日本空軍在早上一點鐘空襲星洲，在市區投下炸彈，死傷人數尙未統計……

……日本已向英美宣戰……日本空軍襲擊珍珠港，美國海軍損失慘重……」

當澄關上收音機後，她的臉色徒然蒼白了；她尖聲對着裡面喊：

「媽媽！媽媽！開戰了！果然開戰了！」

澄的母親踉蹌地從裡面趕出來，一剎那連澄的父親也奔出來了。澄再把收音機扭開，裡面又若斷若續地播出新聞來：

「……星加坡總督湯瑪斯爵士籲請全馬來亞人民保持鎮靜，敵人正向馬來亞發動進攻……民主國家一定獲得最後勝利……忍耐……犧牲……預防敵人再次空襲……」

「打起來啦，打起來啦！」澄的母親歇斯的里似地叫着。她拏拏她的丈夫，又拏拏澄，好像告訴她們她是一個沒有主張的人，要等他們提出意見來。

「怎麼今天的報紙絲毫沒有登載呢？」澄趕忙從桌上取起報紙，在第一版世界新聞上匆匆一瞥。「只有一條日本海軍秘密調動的新聞。……但戰爭是昨晚半夜開始的，看下午的號外就知道了。」

「那我們怎麼辦呢？」澄的母親滿臉惶恐問她的丈夫。

老頭子哼了一聲。好半晌，才靜靜道出了幾個字：「這又何妨？」

澄的母親完全給她丈夫的不着邊際的回答愣住了，她不管在兩個露着驚異臉色的女學生前面，頓時舉出失常，甚至眼眶裡滾動着淚珠，不住地嘆氣，「唉，戰爭是可怕的事呀，何況又是日本人！……這又何妨？」她的臉轉向她的丈夫。「你倒說得這麼寫意？」不知從那里來的勇氣她竟對她的丈夫說出這麼一句。澄驚詫地看着他們，她也不禁有點迷糊。

「看情形再說。」澄的父親冷冷地說。「乾着急有什麼用？」他似乎不大滿意他的太太一副狂亂的神氣。

門口閃出幾個人影。澄跑過去一看，她不覺一怔。那是她的姊姊和她的姊夫，他們正向大門走來。澄拉開了門，但是她不知道這突如其來的局面應該怎樣應付。她的父親從來沒有見過朱幽蘭，他恨這個年青人。近來雖沒有什麼特別表示，可是他的心頭自然尚未平息這股怒氣。他也不喜歡他的女兒，而且以前曾屢次聲言不再理她的女兒了，罵她不孝、叛逆！然而現在他們竟然自動上門啦。澄猜想他們爲什麼會自動上門——一定爲了戰爭的問題吧。無論如何，他們總是關心自己人的。但澄却不敢推想她父親的感覺如何。一股不安的情緒湧上她的心頭，她胆怯地跟着他們進來。

廳堂裡顯出極度的緊張氣氛。除了兩個年輕的女學生，誰的心裡都有不同的感覺。澄的母親首先喊出聲，「英兒！」她老淚縱橫地撲向敵着大肚子的英，而英的面上也閃動着淚光。朱幽蘭非常有禮貌地對他的岳父微

微鞠躬，後者冷峻的面色繼續了幾秒鐘，終於漸漸轉爲和藹；他的嘴唇顫動了幾下，好像想說話，却到底沒有說出來。他退到牆邊的一張椅子上，靜靜地坐下，意思似乎說：「爲了你們的好意，我就暫時不提舊事吧。倒要瞧瞧你們有什麼本事！」

澄的姊姊和她的母親相抱了一會，隨即急促地說：「開戰啦，外面情形很亂。我堅持着要和幽蘭來看你們，問問你們怎樣打算？」她轉臉向着她的父親，那老人只是陰鬱地坐着不動。

「看來這裡可能會成戰場。」朱幽蘭接着說。「無線電裡報告說日本軍隊已在吉蘭丹的哥蹄峇汝登陸，詳細情形目前還不清楚。」

「啊……」幾個人的聲音同時喊出來，包括澄的父親。

「但我們不必驚慌。暫時是無妨的，倒只怕日本空軍來轟炸，他們是出名的劊子手，住在市區似乎有點危險。」

澄的母親熱烈地招待她這位第一次光臨的「佳婿」，她彷彿已忘記她的丈夫還在旁邊——而且他的心意也很難測——感動地請幽蘭坐下。她好像被這年青人的談吐吸引住了，看她鎮定自若的態度，她的心頭的焦急立刻稍爲平靜一點。她覺得有這樣一個意志堅定，溫文爾雅的女婿陪伴着，眞是她的幸福啦。「早知道他是這樣一個人……」她在心裡想。

「我們應該不應該就搬家呢？」過了一會，澄第一個提出這問題。

「當然應該的。搬到郊外去總是比較安全。」幽蘭接過他丈母娘給他的一杯咖啡，喝了一口，然後說：「就是英也要找個安全的地方，我怕她快要分娩了，大約就在這個月內。」

「那麼……那麼……」澄的母親望望她的丈夫，似乎在徵求他的同意。「我們就搬到郊外去吧，幸而你們的爸爸已經買好一所屋子。」

「呀，是這樣的嗎？」英興奮地說。「可是幽蘭也有一間呢。我打算立刻叫人去打掃一下。」

「我也要去。那房子我還不曾見過哩。」澄的母親匆匆說着。她現在好像扮演着一個重大的角色，不是爲了戰爭的到臨使她心驚胆戰，倒像買了新屋子有喬遷之喜那種忙碌的情趣了。

「那麼，妳們什麼時候搬？」她又問她的女兒。

「讓我先來計劃一下。」她的女婿在旁邊代他的妻子回答。「我想無論怎樣快，這兩天內總還不至於有什麼意外。我得先到救災會去會會幾個職員，討論今後會務應該怎樣進行。」

「這種時期還要進行什麼？」英反對她的丈夫的想頭。

「不，救災會一定得繼續進行，除非敵人打到這裡。」幽蘭堅決地說。

「也好，我們今天先整理，明天……或者後天搬吧。搬家也得人手幫忙。」澄的母親在廳裡來來去去張望着，一會兒勸英不要多動，一會兒又問她肚餓否？她又拿出幾盒糖來請兩個年輕女學生吃。當她聽到幽蘭提起救災會的事，便順口說了幾句。

「下午大概會有更多消息的。」朱幽蘭夫婦在離去之前，答應下午——聽到什麼風聲再來報告。「但是英恐怕需要一點休息。——眞不巧，這個時候打起仗來！」幽蘭搖着頭，一面攙扶他的妻子出去。澄和她的母親都送到門口。她的父親只在椅子上身子略動一動，便算是送行的表示了。

那天下午澄趕到學校去，可是學校裡冷清清只有一個做雜工的老頭子在掃着地。她一見澄，就好像在沙漠中找到了綠洲似的快樂，纏着澄尋根究底，問這問那。「學校不會關門吧？」她担心地問。顯然在這位已上年紀的老婦人的臉上，還透露着一種對戰爭反而漠不關心而對學校的關門問題表示甚大的關懷。澄只好含糊應了一聲。其實她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如果戰爭來的話，而且很近這地方的話，學校當然會長期關門。「誰敢冒險來上課呢？」她自己問自己。但看到那雜工一臉焦急的樣子，她終於不敢吐露自己的意見，恐怕會使她不安心。臨行的時候雜工遞給她一張字條，那是三天之後學校舉行休業式的通告。

澄又轉到救災會去。救災會離開澄的學校很近，所以很快便到達了。但那邊的情形並不比學校好多少。有幾個職員似乎還在辦公，可是臉上木然的神氣，彷彿在告訴人家：「還要幹什麼呢？」澄也不會遇見她向來所熟識的朋友；偌大的會所裡顯得一片陰森，大家像等待着一件重大的事情，將要發生的一件重大的事情。

澄噓了一口氣，她變得有點陰鬱起來了。她寂寞地步出會所，在石級上，她驀然看見一個人影閃過來，那正是——「會先生」！

「會先生」也看見她了，兩人都勉强地，不自然地打了一個招呼。接着，在「會先生」微動的嘴角上露出一絲笑容。她搭訕着問：

「才來？」

「是。妳呢？」

「聽說打起來了，全城到處鬧動着。」

「打起來了，我們的會務不知怎樣進行？」澄眼望着藍天說：

「是嗎？等着瞧吧。」「會先生」說了，便轉身進救災會去了，澄也迅速地下了石階。

在她回家之前，還特地去拜候落的父親。那個平日充滿一團和氣的家現在也顯得有點忙亂。各人都皺着眉

，他們都歡迎澄的來臨，互相交換了一點關於開戰的意見。「我們這裡都無問題，但是落……落……」落的父親憂鬱地用手摸着臉說。「現在是沒法回來了，不知以後如何？」他嘆口氣。落的母親撇着嘴，她告訴澄落不該留在那兒這麼久。「老早該回來啦，他的病已經痊愈！」她嘮嘮叨叨地申訴着。一提到落，澄的心裡就不免煩躁，她知道目前就是交通未斷，也沒法使他回來了。只有一個奇蹟——立刻上船或有希望。但那又怎樣可能呢？

「我們只能夠暫時忍耐。」落的哥哥安慰大家說。而在各人想來，也只有這樣做了。澄臨行前，忽然問落的父親可會準備要到郊外去？

「呵，那個——倒還不會考慮到。但是，慢慢看吧。」老人緊皺的面上又堆起了幾條肉紋，一面不住地搖頭。

澄一回到家裡，她的母親就抓着她的手叫道：「妳眞大胆，這個時候還出去這一大半日，妳看，情形更亂了，剛才幽蘭——她故意提高這兩個字的聲音——又來關照日本人已經轟炸過對港空軍機場，這裡隨時都會受到轟炸。妳父親到郊外去看房子了，我們準備明天就搬。妳留在家裡幫幫我吧，搬到郊外我就安心了。」

澄坐在椅上不停地喘着氣。她眼前一片昏黑，嘴裡只含含糊糊地回答：「好！」

但是兩件意外的事使澄的家不能在第二天就搬到郊外去。第一當澄的父親回來報告說郊外的房子還沒有裝上自來水，非再等兩天不可之後，澄的母親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將遷家的計劃延遲兩天。「自來水後天才能裝好，只能後天搬去了。」老頭子擦着滿頭大汗在廳堂裡咕嚕着。他顯然對這件事十分不滿意；如果換着以前的性格，他又要拍桌大罵，甚至罵她的老婆，罵澄，自然他的大女兒和女婿更免不了。但是現在他已變得極其世故了；他祇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發着牢騷。被着他的妻子奔上奔下，一忽兒拿皮箱，一忽兒整理行裝的景象，只在鼻子裡哼了一聲，可是也不會過去幫一點忙。

其次，澄接到救災會的緊急通告，訂於翌日上午在會所內討論會務進行事宜。通告上是主席和朱幽蘭兩人的簽名。據澄的母親說，幽蘭希望澄一定要出席，因爲這次會議十分重要。澄的母親不主張她去，說她要在家裡幫忙搬家。但幽蘭在他的岳母前委婉地解釋「我們不應該爲了私事而放棄公務」，最後這個好心腸的老婦人終於答允了。

而澄在第三天上午也要參加學校結業式，可能校長會宣佈在戰爭期內的臨時辦法。於是他們決定在十號那天澄從學校回寓後再搬家。

十二月九日上午澄懷着緊張的心情到救災會去參加會議。她原來期望這次會議一定非常熱烈，到會人數一定非常踴躍，但結果適得其反，出席人士出乎意料地稀少，寥寥十幾人，還不足法定人數，連平日逢會必到的幾個「大炮」以及專門在會場上施行冷箭策略的總務先生都未來。尤其使澄感覺奇怪的是她預期「會先生」會出席，而她竟然連影子也未見。朱幽蘭一臉嚴肅地凝視會場，似乎他的尊嚴被人刺傷了，這比日本對英美宣戰，日本軍隊在哥踏岩汝登陸的新聞更使他憤怒。

就是那十幾個到會的人吧，他們也拾正題不談，而津津有味地討論起戰爭今後發展的問題來。早上出版的報紙揭破了日本空戰的謎，除了有關馬來亞的一部份外，他們對於日本同時襲擊美國珍珠港，關島，菲律賓，婆羅洲同樣引起了注意。使他們沮喪的是美國太平洋海軍竟那樣不堪一擊，在全無防備的情形下蒙受致命的損失。人們一面詛咒日本軍閥，一面又罵美國無用。但他們最關心的自然是馬來亞本身的事。由星加坡發出的軍報含糊其詞，不是說「前線情況不明」，就是說「情勢已在控制中」。然而日本軍隊已在哥踏岩汝獲得了立足點，而且正向內陸推進中，這事實已像鐵一般無可否認，而更使人不安心的是日本軍隊另外一支也在暹羅登陸，前鋒指向馬來亞的北端——玻璃市了。

所以在軍情惡劣的形勢下，澄完全看不出到會諸公還存甚麼閒心去談救災的事情。「我們自己不久要做災民啦。」一位先生調侃地說。而他這句話也並非全是打趣。他們對英國人的防守能力，由哥踏岩汝日本軍隊獲得橋頭堡一事上開始起了懷疑。

會議終於在冷寞的氣氛下進行了；不過因爲人數不足，臨時改爲座談會。到會諸公一致贊成鑒於軍情緊急，目前人們根本無法顧到救災，還是暫時結束一下，等到情形略爲改善的時候才恢復。幽蘭雖然還想提出一個臨時進行會務的方案，可是大多數人不同意，就是一向支持幽蘭的澄，也認爲現在人心惶惶，各人自顧身家，決無閒心腸搞救災工作，所以她也提出異議。座談會便這樣結束了。

那一天全市人民似乎都顯得驚惶失措，雖然治安當局三番五次發令民衆鎮定，許下許多諾言，譬如說「政府對於戰事已有週詳計劃」，「敵人不久必被殲滅」，但民衆的反應好像不大熱烈。他們最担心的還是吉蘭丹方面的演變。幾乎每一個市民的兩隻眼睛都朝向這個以前毫不爲人注意的彈丸之地。每一分鐘的變動都成爲他們談話的資料。另一方面，自從日本飛機空襲對港飛機場後。市區住戶遷到郊外去的格外頻繁了，下午的情形更亂。在通往郊外的兩條主要大路上，汽車、三輪車、脚車，甚至步行的，川流不息。郊外驟然增加了不少居民。但仍有數目相當的市民寧願留在原來的家裡。他們依然不相信日本飛機會來轟炸這個人口麕集而毫無設防的市中心，所以雖然有許多人家將婦孺先遷到郊外去，也不過是未雨綢繆而已。也許有的人家根本沒有遷居的

可能，他們說：「命裡註定，要死也沒法逃避呀！」

十日早晨九點多鐘，澄趕到學校。參加會議的同事相當多。爲了向董事部爭取三個月津貼金，大家還辯得面紅耳赤。因爲有的同事認爲這次放假，可能開學遙遙無期，而教師大多數都是兩袖清風，生活不能不事先籌劃一下。有的比較溫和點，說三個月津貼金未免太多，何況董事部也未必拿得出；他們平日出錢出力，熱心教育，戰事爆發他們一樣得爲自己張羅，我們怎麼可以提出無理的要求呢？彼此爭來爭去，花了好些時間。澄每逢學校會議是不大喜歡發言的，一來他担任的是低級課程，職小位微，二來她不善說話，所以會場上她祇有聽的份兒。最後主席付家表決，結果通過了某先生提出的折衷方案——向董事部請求兩個月津貼，而且要在一星期內發清。

散會的時候，一位年紀已上半百的女教師搖着頭向大家嘆息道：「早知如此，十二月份收來的學費慢點交出去不是更好嗎？——現在，什麼都落空啦！」

澄却沒有閒心腸聽這種話；她知道只要她的父親肯的話，銀錢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另一方面，她自己也有點積蓄，一時急用總還能對付得過去。但她很同情一些比較貧苦的教師，不知是那一位同事，忽然喊出了這幾句話：「這種年代，誰還顧得了誰？……」澄向她望一望，便混在人叢中出了校門。

一出校門，她發覺路上情形有點不對。防空部隊三五成羣在馬路上走，看樣子好像都有重大的任務似的。當澄剛剛走到離家還有一半路程的時候，突然空襲警報劃破了長空的寂寞，嗚嗚地響個不停。一切在馬路上馳騁的汽車脚車三輪車都戛然停下來，防空隊員立刻站在路中心指揮着行人怎樣奔避，車輛怎樣安置。——但是沒有用，滿面驚惶的路人紛紛跑到店家走廊下，而店家也紛紛關上了鐵門，一時秩序大亂。澄想發足奔回自己的家，可是來不及了；雖然只有一條半街的距離，時間上已不允許她這麼做。這時她舉目四望，旁邊沒有一位是她所認識的朋友，大家都像一頭被獵狗追逐的兎子，拚命在找窟洞躲避。——幸而就在她身邊幾步的地方，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空地，她看見已有許多人奔到空地上去了，她也不由自主地跑了過去。那空地上有幾株葉子濃密的樹，許多人都蹲在樹下，七嘴八舌在說着話。澄跑到樹下的時候，不住喘着氣，但現在她比較定了心；在她還沒有十分弄清楚事實眞象之先，忽然又聽見樹下一群人喊着：「看！飛機！」

澄跟着他們的喊聲向天空遙望，果然她望見天空中在鮮明的陽光下映着二十幾架銀色飛機，徐徐朝她們的頭頂飛來。而這時候，第二次緊急警報又響起來了，樹下的人起先還在指手劃脚亂說着話，現在面孔上却都顯得十分嚴肅，不再存有絲毫玩笑的神氣。防空隊員跑過來，雙手亂舞，意思是叫他們俯身貼在地上；但沒有幾個人肯聽他們的話做。澄自然也沒有這樣做。他們一群人中，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差不多有幾十人。幾十人

的臉部表情也各不同。有的人在低頭嘆氣，怨訴他不該出來，「本來嘛我不必上街，碰到這種事，倒霉！」胆小的女人在暗暗哭泣，她們從未經過這種事變，嘴裡不住「死啦死啦」亂嚷。澄偶然回頭，忽然她覺得身後不遠處正有一對眼睛對她直注。

「哦，妳也在這兒！」

「哼……」那個人祇從鼻子裡漏出了一點聲音，却並不直接回答她。

澄的心裡不禁怦怦地跳着。

「又碰到她，倒霉！」她在肚子裡嘰咕着。

但是她終於對不住，再試探問地：「今天妳沒有去救災會？」

「幹嗎去？」那個女的扳着臉回答。「不像你們那麼熱心！」

「不，現在我們正是同病相憐，」澄忍着心頭的火勉强回答。「妳不以爲日本人會濫炸吧？」

「我希望他們會濫炸！」對方竟毫不顧慮說出來，倒完全出乎澄的意料。

「妳在說笑話了！」

「我從來不說笑話！」又是一種冷冰冰的聲音。

「哼！」澄心裡不禁有氣，想結實地反駁幾句：但一陣激烈的機關槍聲使她無暇顧到口舌之爭。而就在同時，近處轟烈響出來的炸彈聲使樹下每一個人臉上黃得像蠟，他們確定這是日本飛機的炸彈。接着炸彈聲更多更響了，夾雜着劈劈拍拍的機關槍聲。澄祇覺得頭腦一陣暈眩，眼前模模糊糊。四週的喊聲也逐漸彌漫了半個天空，她彷彿看見有一大群男女，摩肩繼踵，在她的面前狂奔而去。有的人在半途跌倒了下來，可是沒有人管他，人人似乎爲了自己的生命而出盡最後一口吃奶之力向前狂奔，希望可以早早離開危險之區，澄這時候很難決定還是跟着他們一起跑好呢，還是留下來好。遠處火光直衝，黑煙阻礙了她的視線。可是炸彈和機關槍聲依舊響不停。街上人如潮湧，誰也顧不了誰。

「啊！……」澄驚呼了出來。

一陣機關槍對準人群射下來，立刻有幾十個人在慘叫之中倒下去，身上殷紅的鮮血在太陽光下像泉水不停地直注，黝黑的路上濺滿了血跡。未曾倒下的人跑得更急了，他們根本不知道從那兒來的一股勁道，會增加他們逃命的力量。而有許多人甚至必須跳過橫身在面前的屍首或重傷的人，街上混亂的景象恰好和炸彈和機關槍聲成了對比。

（下文轉四十八頁）

片斷

■江振軒■

一

他不喜歡那些平凡，而且沒有氣質的。每一次走過花園，他都昂然濶步。沒有一朵嬌媚令他回眸。那時候，心靈沒有纏綣，便向那一座驛，揚言趕抵的願望。

但不久後的途中，他毀諾了，而且眞想焚掉那些心願，而甘心在那朵嬌媚前臣服。

那樣，便暫忘了迢迢的路，及閃爍在驛站的理想。

二

那一朵嬌媚關注，關注他趕路的蹄。僅僅這一點，就使他在感情上投下了很大的一注。加上以前種種的美的完好的形象的組合，足於在他的夢中點綴上彩虹的瑰麗。

三

每隔幾天，他便要寫上她美麗的地址。懷念曲裡，他最渴切知道的是她的點點滴滴。

他說：妳當不知道妳自己的重要。

四

把懷念付郵後。

星期一，他候鈴。

星期二，他候鈴。

星期三，他候鈴。

星期四，他候鈴。

星期五，他候鈴。

星期六，他候鈴。

他祈禱，每一陣鈴聲過後。都不是失望的呆立。

五

鈴聲對他也是美麗的。能叫他不候鈴？假若候鈴是傻的話，就姑且做一個傻子。

六

她居住在海邊。他說過很想念海的那邊。海的那邊本沒有什麼，只是有了她，平凡的那邊便不平凡了，而且彩上朦朧的美。

七

他喜歡了心繫心的故事，也嚮往，她心繫我心。他對她的幻影自語說：

妳愛書，而我愛寫詩，總有一天，我會把我生命的詩烙印在妳生命的書裡。生命依偎生命，因妳閃爍而閃爍，因妳毀滅而毀滅。

八

她的影子在任何一隅。眼角，心間，腦隅，及身軀外以外的事事物物中，甚至在風聲裡，因爲很輕易就聯想起她。

有一回，他去買書，想起了她，便買了兩本同樣的書，寄一本給他。後來，每執那一本書，心思總不能集中在書裡。

九

他仍會繼續趕路的，只是趕路時，除關注自己的蹄外，更關注她的足音。等到抵達驛站，他將把豐收的歡忭，大部份地給予她。

或者，那時候，抵達驛站有了雙重的意義。

（上文接四十六頁）

烽火漫天

而在同時，澄彷彿覺得她的四週也有了變動。一部份躲在樹下的人也跟着跳到了街上，嘴裡還喃喃地嘰咕着；另一部份人眼睛好像經過火燒。澄幾次也想跳出去，可是她終又於留了下來。她忽然發覺後面一雙古怪的眼睛消失了它的踪影，那個剛才和她爭論的女人不見了。她並沒有去注意她是怎樣會消失的，因爲這時候人聲嘈雜，情形混亂，她那裡還會注意這些小事？然而在她深邃的心中，却不免存有一種奇妙——而且甚至是不祥的預兆。

不知道是誰在她耳邊像是撕破了喉嚨一般喊出來：「飛機去了！」

澄突然醒覺，她勉强伸直了身子；雖然眼前一片不知所云的景象震駭了她的心，但她仍舊鎮定地呆立了一會。於是，她也像其他人一樣，發足狂奔，她的方向正對準她的住家。

印度化時期的馬來文學（下）

■疑雲■

（C）印度化的文學作品

談到文學作品方面，印度兩大史詩的故事對爪哇和馬來文學作品的影响恐怕要比戲劇來得更大。這兩種故事在馬來群島口傳了一個時期以後，才由爪哇的作家以爪哇文（即卡夷文）筆錄起來，成爲一種改寫的文學作品。

爪哇作家何時把印度史詩的故事改寫成爪哇文學作品呢？這是無法確定之事。據所知，截至目前爲止，已發現的最早的印度化古籍稿本乃是公元十世紀左右寫成的作品。

公元十世紀初期，中爪哇成爲印度化文學發展的溫床，那時，爪哇的宮庭用語是卡夷文。拉瑪雅娜的故事是在公元九二五年左右由一位名字約基斯瓦拉（Yogiswara）的作家以卡夷文改寫成者。後來，新爪哇文取代了卡夷文的位置，古爪哇文本的拉瑪雅娜也跟着消失，由新爪哇文本所取代，以「室叻干達」(Serat Kanda)或「拉瑪克林」（Rama Keling）作爲書名。以後出現的馬來文本的拉瑪雅娜叫做「室利拉瑪」（Seri Rama）。

馬來文本的「室利拉瑪」大約是在公元十四世紀時產生，目前已經知道的版本有三種，即：薛拉比亞本（Shellabear），羅達溫愛欣卡本（Rooda Van Eysinga），麥斯威爾本（Maxwell）。薛拉比亞本是薛哈比亞博士以珍藏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裡的阿茲比勞德本（Archbishop Laud,1633）爲根據，略加修改整理後所出版者；這個版本的內容比較接近以新爪哇文寫成的版本。「羅達溫愛欣卡」本是在公元一八四三年出版，被

指爲最古的一種版本，其故事內容也比較接近梵文本的拉瑪雅娜。「麥斯威爾」本是最新的版本，是由麥斯威爾根據米爾哈山口述的故事寫成者。此本是在公元一九一五年出版，今坊間所見的室利拉瑪，乃是採自此本；其故事內容大致如下：

在丹絨武雅地方，住着室利拉瑪與王后「一枝花」。王后產下一隻猴子，因羞於見人故而把牠丟到森林裡去。小猴王在森林裡被一個正在行獵的諾曼國王拾到，問明來歷之後，就把牠送到一座山上去養育。在該山上，小猴王犯上兩個錯誤，一是偷採摘山上的禁果，一是跟大維國公主玲蒂戀愛，結果又被國王放逐到另一個大陸去，該大陸的群猴就擁護牠爲王。那時，在卡查布利島上住着一個國王，迷戀着室利拉瑪的愛妻「一枝花」，遂派人以種種手段把她騙回島上去。王后失踪後，室利拉瑪憂心忡忡，日尋夜找，一無所獲，只得求助小猴王。小猴王四處探尋，終於找到王后的下落，在七頭精靈的協助下，小猴王把王后救回來。消息傳到了大維國，小猴王被大維國王招爲駙馬，和公主玲蒂結婚。在新婚的晚上，公主把小猴王的皮衣燒掉，小猴王現出了人形，名爲小俊傑，繼承岳父王位，成爲大維國國王。

看完這一個故事，再拿它來跟前面的「拉瑪雅娜」的故事相比較，讀者就會發覺它們之間的異同點，從而明白印度史詩故事的馬來化過程如何了。

公元十一世紀，東爪哇又成爲文學發展的中心地。東爪哇的皇宮，諸如葛地到（Kebiri），欣哥沙到（Singosari）和滿者伯夷，都注重文學的發展。有了卡夷文作爲媒介，東爪哇的宮庭作家開始把印度文學作品記載下來，廣爲傳佈。東爪哇的作家比較重視瑪哈峇拉打的故事，許多由瑪哈峇拉打改寫的作品都是出自東爪哇作家的手筆。

在爪哇出現的瑪哈峇拉打的作品有好多部，公元一八四九年荷籍馬來語文學者佛萊德利（Friederich）說，在峇厘島曾發現好多部由古爪哇文寫成的瑪哈瑪拉打的作品，其中有四部是在公元十世紀後期寫成者，此即：㈠阿蒂巴哇（Adiparwa，按 parwa 是卷或冊的解釋），㈡維拉達巴哇（Wirataparwa），㈢烏約卡巴哇（Udyogaparwa），㈣比斯瑪巴哇（Bhismaparwa）。另外還有四部是在較後的時日產生，這四部作品是：㈠阿克拉瑪瓦沙巴哇（Acramawasaparwa），㈡毛沙拉巴哇（Mausalaparwa），㈢瑪哈柏巴打尼加巴哇（Maha-prasthanikaparwa），㈣史瓦加羅哈那巴哇（Swarga-rohanaparwa）

「阿蒂巴哇」的內容跟「烏達拉干達」(Utarakanda)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敘述達瑪旺沙(Dharmawangsa)國王的生平事蹟以及書中各主角的身世，其故事相當於梵文本瑪哈峇拉打的第一卷；此書曾被翻譯成馬來文，以羅馬文體出版。

「維拉達巴哇」相當於瑪哈峇拉打的第四卷，敘述潘庹華五兄弟被放逐十二年的生活經歷，裡面也談到阿比曼雅（Abimanboll）和烏拉利（Utari）結婚之事。朱柏爾博士（Juyndoll）曾把它翻譯成羅馬文體的馬來文。

「烏約卡巴哇」相當於瑪哈峇拉打的第五卷，其稿本已殘缺不全，許多章節都已遺失，朱柏爾博士只能把其中的一部份翻譯成馬來文而已。

「比斯瑪巴哇」相當於瑪哈峇拉打的第六卷，敘述柏拉打尤達（Bratayuda）戰爭的序幕。瑪哈峇拉打（梵文本）第六卷的故事是全書最精采的部份，文字優美，對白生動，曾引起歐西學者的注意，而把其中的一章「峇加瓦基達」（Bhagavadgita）翻譯成英、法、德與荷蘭文，根達博士（Dr. J. Gonda）曾把它翻譯成羅馬文體的馬來文。

「阿克拉瑪瓦沙巴哇」是敘述威士尼（Wresni）和雅杜（Yabu）兩族毀滅的經過，而故事的主人「峇拉底瓦」（Baladewa）和「克利斯那」（Krishna）如何死亡，本書也有提到。

「瑪哈柏巴打尼加巴哇」是敘述潘庹華兄弟為了過隱居生活而選舉巴力西（Parikshit）成為阿斯帝那卜拉（Astinapura）王的經過，在隱居期間，潘庹華四個兄弟先後逝世，達瑪旺沙被召到天堂去會見潘庹華兄弟。此書已由朱柏爾博士翻譯為荷文出版。

「史瓦加羅哈那巴哇」是敘述達瑪旺沙在天堂上尋找潘庹華的經過；在未見到其兄弟們之前，他不欲進入天堂，後來經過好多種的測驗後，他才跟兄弟們一起進入天堂。

以上就是古爪哇文本的瑪哈峇拉打故事的梗概。目前在坊間出現的馬來文本的瑪哈峇拉打的故事，都是取材自上述諸書的故事。在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結論，即印庹兩大史詩的故事自印庹傳入爪哇以後，由爪哇作家增刪修改注入爪哇地方色彩，以古爪哇文寫成，變成爪哇文學作品；後來，這些爪哇化的印庹史詩的故事又傳到馬來群島各地，由作家以馬來文寫成，就變成了馬來文學作品。

印庹化的文學作品，除了上面所說的這些以外，其他的尚有大詩人恩布卡瓦（Empu Karwa）著的「阿如那維瓦哈」（Arjuna Wiwaha）史詩，恩布達瑪雅（Empu Dharmaja）著的「斯瑪拉達那」（Smaradhana），以及柏拉班查（Prapancha）著的偉大史詩「那加拉格達加瑪」（Nagarakertagama）。

「阿如那維瓦哈」的故事不是直接翻譯自梵文本的瑪哈峇拉打，而是根據該書的一段故事重新編寫成者，其中有些段落是在瑪哈峇拉打裡找不到的。此書於公元一〇三〇年寫成，以爪哇社會為故事背景，堪稱是一部爪哇文學作品。內容是敘述阿如那勇士為恢復其兄的王位，立誓去修行，以充實本身的學識與武功。彖天王為

了測驗他的苦行功力，曾以七位美女來引誘他，但他輕易地過關了。後來，衆天王又給他一件神奇的武器，叫他去刺死惡魔，結果他又把惡魔降服了。衆天王爲了酬謝他，送給他先前的七位美女。此書在古代的爪哇社會裡是家喻戶曉的故事。

「斯瑪拉達那」約成書於公元十二世紀，敘述才逝世不久的哥瑪斯瓦拉王（Kemashwara）的偉大功蹟。「那加拉格達加瑪」約成書於公元一三六五年，作者著作此書的原意是在表揚爪哇滿者伯夷王國最偉大的國君哈顏烏錄（Hayan Wurok）的功績以及滿者伯夷國的興盛繁榮。作者柏拉班查是當時最著名的宗教首領，有機會在皇宮裡進出，跟皇親國戚接觸的時間較久，對國家大事就有深刻的認識，所以寫一本這樣的書並不是一件難事。

此書稿本目前珍藏在荷蘭的雷登（Lesden）大學裡。最初發現此書稿本的人是一位馬來語文權威柏蘭德斯博士（Dr. J. Brandes）。柏蘭德斯博士是在公元十九世紀時被荷蘭當局派來峇厘島，從事搜集峇厘古籍的工作。峇厘向來有藝術之宮的稱謂；在公元十五世紀之前，峇厘人多數信仰印度教，留下不少有價值的印度化文學作品。可是當他們改信回教後，許多珍貴的印度化古籍都遺失了；荷蘭當局有鑒及此，爲使峇厘的文學遺產得以保存下來之故，才派柏蘭德斯博士前來搜集。「那加拉格達加瑪」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於一八九四年被發現的，發現的地點是在峇厘東面的一個小島上。

此書的原稿是用棕櫚葉寫成，柏蘭德斯博士把它出版成書，不隨意增刪或另加註解，盡量保持原著的精神。後來，另一位荷蘭馬來語文專家格恩博士（Dr. Kern）把它翻譯成馬來文，並加上荷文的註解和評語。格恩本要比柏蘭德斯本齊全得多，但已失去了原稿的精神。爲了使普通讀者有能力欣賞此書起見，在公元一九一九年時雷登大學的教授克隆博士（Dr. Krom）又把它寫成通俗本出版。公元一九四八年，又出現一種更新的版本，此本是由比格爾博士（Dr. Pigeand）所撰寫者，分五大卷出版。接着，斯拉米母惹那博士（Dr. Slametmuljana）更把它翻譯成印尼文出版。

印度化的馬來文學遺產（作品）當然是不只這些而已，在專家們的努力搜集和發掘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作品被發現。珍貴的印度化古籍一多，要研究古代馬來文學的發展史就方便得多了。

■全文完■

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 南洋學院

我家門前的曇花

·陳奕·

依稀記得是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獨個兒坐在窗前，欣賞着那時窗外的景色。窗外，陽光不知何時已躲在雲層下，天正飄着淡淡的雨絲，細細的，輕輕地落在花園裡零落、葉兒稀疏的植物上，凝結成水珠後洒落在草坪上。哥哥手持着一把青色的大紙傘，坐着鐵馬，剛從外邊回來，手裏還拿着兩片青而略帶黃色的，邊緣有着齒形的厚厚的植物。

我離開窗前，問着哥哥：「那是什麼東西呀？」

「家門花的葉子，從朋友家中帶回來種的。」

「家門花，家門花。」我反復唸了兩遍。在學生時代，我很少去翻閱植物圖，離開學校後，我不會購有植物圖，對於一切大自然的花草，只是靠道聽途說的介紹，然後加上自己的觀察，才收藏進自己的知識庫裏。對於「家門花」這一名詞，如果我的記憶力還不太壞的話，從未曾有人給我介紹過。我下意識想着：「取這花名者，該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吧！」

雨兒稍停，哥哥把這家門花葉埋在一塊肥沃的泥土裏，並築了一座露天的小屋子，讓它舒服地住下。

也許就是這樣地被寵壞了吧！兩年過去，它只會伸手向大地要甘露，永遠是青枝幹托着青葉子，就沒有孕育過一小粒兒的蓓蕾。也許是花兒羞怯吧，久久未敢露臉。這是我自己爲它的辯護，也是對我心靈的安慰。

又是深秋了，家門花的年齡該是三歲了吧？也許是它接受了大地太多的施惠，終於感到不好意思，就在一個朝陽發射着萬丈光芒的清晨，躲在那葉兒邊緣齒形處的米粒般大小的紅色小蓓蕾，終於向站在它身旁的我露臉。我高興得手足不知所措，大聲向家人報告這個「大消息」。

於是，注意這小東西的長大，也就成了我每天必經的課程之一，就這樣地渡過一星期，它已經有小芒果那般大小了，托在那長長的嫩莖上，掛在那葉兒邊緣齒形處，無風自蕩，搖搖欲墜，彷彿不勝負荷！閒來孳孳，有趣極了。旬日後，那蓓蕾昂然翹起，形成了一枝小喇叭。花兒微微開，白色的花瓣微露。

綻放了，剛好是在月圓的晚上。半夜起身，只見萬里無雲，一輪明月，高懸空際，願得明亮異常，皎

潔可愛。然而，和那白璞玉般的芬芳的花兒，兩相比較，明月還要爲之失色哩！

然而，它就是這般的羞怯，綻露嬌容，也還在更深人靜的子夜，而在小鳥未唱「黎明曲」之前，又掩起嬌容，頭兒微微垂下，顯得無限嬌弱，好像深怕被太多人欣賞，不勝難爲情似的。

幾天後，花兒仍然掛在樹上，只是那嫩蕊不那麼飽滿，它逐漸鬆弛；但遇風搖曳，也是可愛異常，至少比終年只是清一色好看得多。

花兒是開了，花兒也給我帶來了問題：朋友們來了，對於這花兒讚美多過批評。然而，花名却不一而足：有的叫「家門花」，有的說是木槿花，有的稱爲皇帝花，有的叫曇花，有的……總之，不勝枚舉；這花兒的名字，終於在我心中起了疑問：「它竟叫什麼花呢？」

直到最近，我從書店中買了一本「名家散文百篇」，在其中，艾雯女士有一篇文章：「曇花開的晚上」，所述情形與我這花兒相似，至此我終於斷定：我的花兒正是曇花。於是，曇花就在我心中取代了其他家門、皇帝、木槿等的地位。我也深自慶幸：我認識多了一種花兒——曇花。

可是，「曇」字我在辭典中見過：謝敏先生編著的「四用成語辭典」中的「曇花一現」注釋是：比喻偶然一現，很快就消失了。「曇花」是一種植物，有的不開花而結實，有些花一開就謝。後者相符，前者我却未曾見過。而且，我這曇花是沒有果實的。而王雲五先生所編著的辭典，其中就更糟，其曇花一現注釋是：「優曇華二千年開花一次，『喻』偶然一見便隱滅。」比喻雖相同，但所釋却差之千里，因此，我的心中又起了個疑問：是朋友們誤解嗎？是辭典編者的錯誤嗎？抑或是艾雯女士所述的曇花與我這花兒相似而非，其實並非曇花。疑問始終是疑問，它在我心坎中成了一結，未曾打開；我只好對人說：「那是我家門前的曇花！」

午寐

濟雲

三月　風不牧雲
這是赤道的火季　不牧藍

風鈴不响
太陽在哮吼
樹影以一種無聊的懶
疲憊的向你
向我

紫外線下　思維遇刺
細胞在焚化
在蒸發

拋一身懨懨　於
單人床上
把催眠曲熱戀